

止齋先生文集

化園書館

Wa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Waku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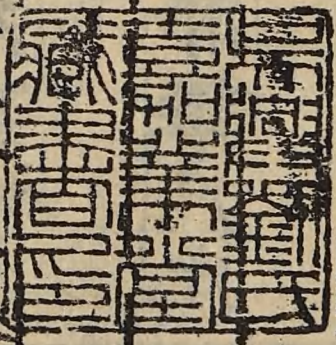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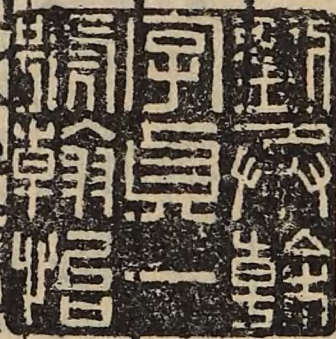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誌銘

劉端木墓誌銘

端木溫字嘉人姓劉氏諱春以待台州教授嗣卒于家大父  
 機父立已戴氏出也端木性冲約事後母孝與兄弟無違於  
 朋友親故用其情然所蘊抱貴不為人知貌言恂恂若庸人  
 然見之者以為亡異也其試禮部余嘗問所為文何如但謝  
 不能已而擢進士丙科復謝是適然耳他日過括蒼端木為  
 其州戶掾問政何如亦謝如初比謁其守與郡之善士亟稱  
 端木綜理之才所關白感風凡在官無及之者余與端木同  
 入太學同為乾道八年進士議論往復最密至相好也自其  
 文辭政事不欲使余知之况他人乎顧端木止矣意所欲施  
 為雖余未得盡知之也世多言古今人不同以余觀端木與





書傳間所載深厚有德之士異耶同耶端木為史三年守蒙  
其力然往往欲批動之使自有言然後為舉之近制選人滿  
歲無舉主且再試端木即怡然將詣吏部而竟不言比其視  
古人特未知孰難也斯人也而在高位則士或知耻矣少得  
疾良已比罷司戶時疾復作明年淳熙七年閏三月某日卒  
年四十五又明年六月某日後母吳氏夫人卒初娶朱氏某  
州司理參軍某之女逾年卒再娶宋氏故御史臺主簿敷書  
之女生一子小趙抱而養之於其父黨今幾歲十年閏十有  
一月某日宋與其伯氏奉吳夫人與端木之柩持柩于屋前  
山之祖壠卜人曰未吉遂殯焉宋氏之弟昌國主簿某能左  
右其女兄於是殯又能前事請余而為之銘銘曰  
有相其孤系豈不昌有刻其墓名豈不長位若年耶誰尸此  
者天耶



陳子益母夫人墓銘

陳子端已自平陽將父天錫之命來再拜乞銘其母林氏余方銘亡友劉端木未暇也迺即館中越五六日請不已頃嘗過陳子之家見其父子兄弟少長坐立進退秩秩然無疾呼暴語無弗友之色於是端已請辭曰母氏歸為冢婦逮事曾祖姑奉諸祖母以同居祖行無在者又奉吾父與世父母同居凡五十年矣一伯先生鄉所見然敢以是為銘首余曰吾得銘而母也婦德莫如睦睦莫如能長久而母處三世之族且六十有四年而家人無改於其舊合二難矣德如是人謂之何銘如是人謂之何陳子再拜謝幸甚其葬日淳熙十年閏月某日其地所居萬全鄉管輿之葉原其壻朱次宣子明畏端已彪也端已從余學彪為比丘

林氏達墓銘



民達諱悅姓林氏溫瑞安帆遊人祖考諱伯英考諱植妣孫氏娶程氏享年七十卒於淳熙十年六月癸卯男三人開聞閻女適章紱孫男女八人聞早卒程氏亦先十有四年卒初民達葬程氏于所居里之椒原已而遷茶原遷葬之十有九日而民達卒開以其年十有一月丁酉合窆于茶原而來乞銘銘曰民達善治生嘗為余言少遭父喪一日傭者數十輩立門請所使久不能遣吾內慚於是夜為條處而旦授之日力半而功倍以故益矜奮志亦浸長蓋民達治生以惠為取以華為儉以善忍為斷童僕鷄犬養之各得其欲樹木蔬菹藝之各遂其宜亭榭門巷藩溷井堰治之皆中繩墨也予鄉之言生理者歸焉嗚呼士習為浮辭以干有司之試苟中其度即得為官人予之州縣輒不理吏卒搶攘莫能整齊向使不限科目以能見推擇如民達者陳力於世曷可少哉民達



余里中人也計天下之大不但如民達者何限然而世常有  
乏使之患余所以惑也州城之南距瑞安為路七十里土石  
墊陷行者病溺更太守數人欲繕宅之重其役不敢起民達  
慨然夷十里所以為式庶幾當官者見知有氣力摺隨和以  
自托不朽而亦弗就余讀太史公書至閭里布衣之士有節可  
以見世而不遇者皆錄勿遺故余之銘民達者如是云

何君墓誌銘

初東萊呂伯恭以經學教授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而其所居  
鄉諸生能自表見者為多吾宗同甫又嗣興之錄是東陽學  
者視它郡盛矣有何生造者與其族師說一日以謁至余望  
見生容止恂恂其東陽學者耶與之語出同甫所遺書果  
道生之父善教子遠學於伯恭甚久造適遇述則皆從邵康  
伯之學伯之之學蓋亦本呂氏書又言遠至今能卒乃父教



事諸咸殷元教令為學不憚如父在時古者重師友不以其  
關繫風俗如此哉生以特拊其母杜氏夫人於父之墓既得  
銘於同甫而以追銘其父來請余余雅不善為銘且杜氏之  
銘併著夫君行誼甚美雖欲銘之必亡以出同甫之意外然  
既喜得生又聞知其鄉學所從來於吾心有感也而次之君  
諱松字堅才曾大父滂大父粹中父汝能何氏來從娶之金  
華蓋不知若干世而家東陽者於君四世矣以善輯柔其鄉  
大姓積貲至鉅萬享年四十八於淳熙辛丑八月壬申卒越  
二年得癸卯十月己未葬於縣松山鄉寶山原五子女四人  
壻郭江輩嶸餘未行孫三人娶杜氏後君六年卒於是拊以  
君才力曾不得嘗試於世其平生不可得詳也余聞志莫難  
行於家名莫難著於鄉如君之內事治與學士大夫無異不  
但整齊之詩書之習諳然其方興也斯不謂行於家乎入其



國欲知其人顧衆所尊信者與否何如爾同甫數數為余言  
宜銘斯不謂者於鄉乎以此可以觀考其餘矣銘曰  
相爾同穴有美不亡以余銘君豈亦可長

朱公向壙誌

初平陽之俗以速葬為不壞而其流入於陰陽家之說與治  
賓客之事俗成則聞見熟聞見熟則異焉者乃反以為惟故  
雖知名之士不能免也陰陽之說余不知起何時而知其不  
出於三代也王季之葬也水齧其墓見前朝而後改葬重動  
危其親也如此由今陰陽家言之不祥莫大焉而王季子孫  
皆聖人也子孫聖與愚陰陽家固不論然造周數百年其不  
得為不祥也甚著若必曰改葬而後有此則文武之生久矣  
其造周不待改葬也又甚著且三聖人者不知水齧墓之為  
不祥而不速改是不智也知其為不祥必見前朝而後改是



不仁也聖人慮不及此焉而今日者曰吾慮過聖人是果足  
信歟然而舉世惑之何也彼委巷之民怵於其言者妄以其  
親徼利然也學士大夫豈忍以其親為利而惑焉者又何也  
吾友朱黼使來告葬曰其先君子以隆興元年某月日卒祖  
妣以乾道二年某月日卒而二伯母伯兄若弟卒亦若干年  
矣今為淳熙十有一年某始克以十有二月庚申葬祖妣于  
邑施巖之西原以先君子祔去墓百步得中嶼又以葬諸母  
兄弟九四樞黼也大懼不克如禮經惟先生寵識銘之以免  
於罪又曰先考病且革有以上世墓不利請遷者先君泣禁  
之曰暴吾親之骨於地上而苟得活吾弗如死也又曰王母  
之治命曰而父生能養死不可去吾側他日葬我必以而父  
祔黼之言云爾誠如黼言其王母以祔葬為是苟祔葬雖死  
樂也其父以遷葬為非是苟遷葬雖生不樂則朱氏蓋聞禮



者也不惑於陰陽之說者也黼誦斯言也以為稱首乞銘若  
是而猶緩葬余故曰俗成則知名之士不能免也余為斯文  
既以慰解黼之悲因以勸人子也朱氏世家平陽杉橋里黼  
祖母姓章氏享年七十八太學生陞之女父諱某字公向享  
年四十四娶楊氏子男二人散早卒四柩之所謂弟也女四  
人適某人某人一為浮屠公向能教黼章氏能成公向志楊  
氏又世守之黼故得為知名士云

胡彥功墓誌銘

余讀陳亮同父所銘胡公濟之墓慨嘆天下之才有不能以  
文自進而老於閭里蓋終篇三致意焉今見屬汪萬頃為其  
子彥功行狀又亟稱其為人同父閱士多顧少許可者而萬  
頃雅號長者不侵為語言二君於胡氏父子如此有以也夫  
胡氏之世昌也胡氏家貲鉅萬中間少寬弛米益靡密愆其



故常家事幾廢而公濟且老矣彦功奮曰不可以當吾世害  
其家以戚吾親也迺一切屏故好背華歸朴向之園池亭榭  
變而為桑稼之區向之賓客姻舊謝去而身與隸農同浹苦  
也如是數歲其富如初而彦功亦年已五十於是更治亭園  
延致賓舊以奉其親觴豆為樂復如初於公濟之卒又求同  
父之文刻之墓上歸善於其父人常言廢興有命自一飯不  
可以智得少有變衰之漸則偷怠不復自強以至於亡亦異  
於胡氏父子矣彦功諱某起居造次如學者且死為遺戒事  
事詳整欲以七日葬飯僧若道士必以鄉父老與僮僕之曾服  
勤者相半蓋不惑於日者釋老家之說得年六十四娶黃氏  
章氏皆早卒子男四人廷芳廷  
廷芳女適新岳州錄  
事參軍梁竦前監筠州酒陳亮將仕郎曹致中黃公黼孫男  
女二十有四人曾孫三人萬頃之狀云爾其世敘鄉里具同



父之識廷芳以狀識來乞銘余喜次二文之後為之書曰余聞東陽劇難治而巨室為甚頃過其縣所次舍見其人往往敦朴敬客而崇師友今得胡氏事嗣興其家一以農圃為本自世所謂兼并機變之巧者秋毫不肯也則其風土固厚與所聞反謬而為吏者類以擊強為能孰與訪求如胡氏者旌異之使他族知勸乎余為斯文以告來者因以為銘云

承事即徐公墓誌銘

公諱迪哲字某姓徐氏世溫之平陽人子誼吾友也乾道八年吾友之同第進士者獨余不幸蚤孤不逮事父母而諸君之親尚多無恙里中人往往以為賀未幾連哭吊三四人至是又哭公焉方初第時三四人者或在甲科或為禮部第一人里中之致賀者謂君旦夕宦達其及親宜如何而其親亦自喜幸甚今十三年矣皆為吏州縣類不滿歲以憂去誼立



朝稍久以太常丞遇大饗明堂天子加恩群臣授公京官而亦命下之逾月以卒嗟乎士宦達不達何足道哉而患故交編至此余故於銘公悲以感也公慈惠篤厚不緣飾辭終其身於人怡怡其子弟廝役無不意滿而誼復以經明行修善與人交聞於當世蓋州間長老嘗識公者見誼即喜以為佶公天下之士識誼者或見公又喜佶誼也誼年且四十未有子公念不釋已而婦娠又念萬一幸得孫而客都下保養乳母未必善視兒也即挈其婦還鄉得孫而公病矣誼倉皇告歸後蓋棺之日始至公曰苟誼有子雖不在吾左右甚樂誼曰苟知公不死於其手雖卿相不願也大父某父某娶某氏年若干卒於淳熙十年某月以明年二月某日葬瑞安來暮鄉明教院之後山長子之仁蚤卒於是附銘曰夫完而固深坎而厚封樹者是誰之墓歟其子徐子之父歟



惟其孝慈足以有此萬有千載誰非人子

新歸墓表

新歸墓表者為林氏作也初唐與先生林介夫葬其考妣於  
新歸唐嶼而廬於旁唐與在瑞安縣治之北二十里新歸在  
唐與西三里繇先生而下再世葬梓與其孫諱松孫始祔唐  
與之墓東百步曾孫諱仲楨又祔墓西一里所九從先生考  
妣葬新歸者三世於是玄孫懣載將奉其母柩合焉余乃為  
之表吾鄉去京師遠自為吳越而士未有聞者熙寧元豐之  
間宋興且百年介夫以明經篤行著稱當世以趙清獻公與  
其子以景仁所遺詩次其歲月則先生名動京師矣自部使  
者郡守丞往往造其廬問起居况何如肯仕否耶先生方婆  
娑泉石之間作萱堂以養母未暇出也客至斥赤瓦豆具酒  
藪以延之請與出遊則佳山水無不至者而特罕趨郡是時



三經新義行天下學者非王氏不道春秋且廢弗講先生少  
從管師常學師常與孫覺輩老為經社者也先生故不為新  
學以其說竊教授鄉諸生龔原深之嘗以易學行世比見先  
生乃矍然顧恨識春秋之晚也於是求嘉之學不專趨王氏  
其後春秋既為世禁先生竟不復仕而周公恭叔劉公元承  
元禮兄弟許公少伊相繼起益務古學名聲益盛而先生居  
然為丈人行恭叔之銘沈子正也曰河南程正叔關中呂與  
辨與介夫同為世宗師少伊亦云爾且曰非詩書勿談非孔  
孟勿為者以二公所尊誦如此然而海內之士知有程呂  
而先生獨教行於其鄉人以其所居里稱之不敢以姓字他  
無所槩見焉豈非其居勢使然歟要之永嘉之師友淵源不  
曰先生之力哉先生諱石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考諱定妣戴  
氏三子諱晞顏字幾老晞孟字醇老晞韓蚤卒幾老醇老皆



游京師從龔氏學亦不得壽家無壯子弟失其行事醇老一  
子曰松孫字喬年者最知名喬年少孤母曹氏改適城南張  
公子克嘗舉八行為國子學錄所謂草堂先生也生張孝愷  
字思豫二子長甚相懽其尚氣節襟度易直與人傾盡儀容  
修整又甚相侶然皆事母孝喬年曰吾母也吾弟盍從以如  
我思豫曰吾母也吾兄盍從以歸我率不十日半月必相往  
還蓋二人者在母旁偃偻怡怡唯謹退而論經史或世務即  
不相取下語聲驚四鄰喬年有詩易學晚而好尚書其爲文  
雅潔而善道實事最厚陳公少南子從之游女以嫁其友張  
仲謹喬年雅不樂舉進士少南先達復以說春秋觸忌諱流  
落嶺表以死喬年遂與沈東美謝叔望諸君修先生故事保  
丘墓善風俗自號克光居士然至感情爲詩每一篇必曰憂  
邊云云紹興之季後進多宦達及言高尚有舊隱典刑但曰



喬年其所蘊抱人未必盡知之也娶葉氏謝氏皆達事曹夫  
人喬年以乾道四年十有一月戊辰卒享年七十四葉氏先  
四十三年而卒謝氏後十五年而卒各一子其一人葉氏出  
者是為仲損字炳之余及識其人恂恂而有守能世其家者  
也娶東美之子夫婦自以家法相賓友人之見炳之者則曰  
是侶喬年見沈夫人者則曰是侶東美也其親戚相馴染率  
恩勤侶兩家吾里中人時節相問饋不絕有吊慶事父兄子  
弟皆至忻戚盡其情者必兩家也喬年以事出母空窮不恤  
炳之與婦沈服勤米鹽以盡歲晚之懽初萱堂成士大夫多  
樂道之者至炳之祖子孫事其親如一人謂之萱堂林家云  
炳之以乾道七年三月癸卯卒年四十有九沈氏以淳熙十  
二年十有一月戊寅卒年六十有四三子疇載鼎鼎早卒一  
女適新福州古田縣主簿徐宏其一人謝氏出今仲愚也二



子昕克蓋新歸墓先生之卜塋其父也以嘉祐母以元符相  
距四十年後七十有一年為乾道四年十有一月甲申而喬  
年祔又五年為乾道八年十有二月丁酉而炳之祔又十有  
二年為淳熙十年十有一月乙酉而謝氏合于喬年之穴又  
四年為淳熙十有三年四月癸酉而沈氏合于炳之之穴凡  
一百二十有九年之間三兆六柩而幾老之于諱壽孫字雅  
仁孫興祖字慶之醇老少子諱時可字叔遇孫諱誠之皆以  
序從塋墓下而不得其行事故不著餘則祔梓與

陳 某 曰元符至今百年間天下亦多故矣自公侯將五  
世希不失者有以布衣而燕及其後載也從余學又以文行  
見推於其友人以為林氏必大也嗚呼以勢利者如彼以德  
者如此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開化圖書館  
Kachua library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九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九

誌銘

敷文閣直學士薛公廣誌

公姓薛氏諱良朋字季益唐楠關令之後繇閩徙溫其在永  
嘉則諱弼官至敷文閣待制在瑞安則公官至敷文閣直學  
士蓋中興相望為名臣公治麗水有聲薦入胄監檢法御史  
臺丞奉常為尚書郎選知徽州將漕江東二浙守臨安府擢  
工部侍郎遷吏部以學士出守福泉刑南成都制置四川食  
祠祿于家十年以淳熙乙巳八月卒年七十階通奉大夫封  
永嘉郡公贈光祿大夫卒之明年十月孤某即所居里之子  
與原公所自為墳墓焉前事二孤與壻校錄公言行一編屬  
某為狀某雖生後然與公同鄉晚數得及門受教又雅從子  
姓游以所講聞視今錄尚多闕惟狀當上太史氏謝不致草



孤泣訴矣日淺采獲故未具今大事不可之請書其槩納之  
幽而狀候他日於是識曰紹興之季年朝廷更用二三大臣  
所汲引皆當世之選而公由叅知政事辛公以進及今上時  
康福公相遂班從臣觀人莫若觀所與公所與何如哉方扈  
蹕金陵佐戎淮甸天子召見無虛歲人人謂才欲有所撥煩  
必曰薛良朋也治且安久先進多凋落而公亦老矣歸故廬  
深與人絕短衣幅巾往還樵牧間公固自忘其為才而上時  
時記不忘也至其以荒政修進直龍圖閣三抗章竟不拜官  
同產子二人而不及孫則又過人矣曾大父某大父某承  
奉師父某累贈正議大夫母許氏故右丞忠簡公之姪女贈  
太碩人娶章氏封碩人子男二人璆宣教郎前知饒州餘干  
縣琳宣義郎新知福州連江縣三女適林彝從政郎新監左  
藏封椿庫門章伯奮迪功郎前臨安府富陽縣主簿戴闈之



宣教郎新知紹興府上虞縣閩之淳熙二年進士孫五人及  
官者二人

陳季陽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義民字季陽溫瑞安人於故吏部侍郎公夔字蕃  
仲為母弟吾州陳氏族最大而譜殘闕間相與問系皆曰閩  
徙也或曰本開封余兒時諸父嘗言故禮部侍郎桶自平陽  
使來合譜以兩家所自出縣鄉里皆合諸父不能耐也自今  
國子錄謙故尚書郎鵬飛之子六齡奉國軍節度推官棟始  
於余聚少長以齒如家人族稍稍合棟季陽子也季陽與蕃  
仲少小同受學皆不類凡兒一為大官一以布衣老鄉評  
雖稱好兄弟不以是為次第然尚多言有幸不幸者余聞蕃  
仲立朝時父大夫公春秋高雅不便異縣獨季陽日侍膝下  
左右逢順無違事大夫雖不見蕃仲在側未嘗不樂其奉也



會蕃仲萬里使虜中季陽治衣衾拍擲華好而哀稱之蕃仲  
雖不得在其親側亦勿有悔也善教子使從名士游操舉進  
士第二人是歲特有旨高第不待次得幕府官遂食其祿遇  
太上皇后慶壽恩亦新得初品官季陽始念不在官與祿  
晚顧奄有之死之日四方士友咸來弔蕃仲亦一幼子登科  
然不及見由此言之季陽為幸耶不幸耶人何必皆欲仕仕  
不必能行其志不仕豈必不如志也蕃仲一失時宰意竟崎  
嶇街不得施用以歿季陽居鄉棄負振乏唯所欲鄉人有善  
不善且勸且諷往往莫之違年七十無終日意不自得者向  
使亦仕特未知如何爾曾祖智祖楫父祥承事郎贈朝散大  
夫母鄭氏贈宜人娶周氏三子栻松棟二女長適項養幼未  
行孫男女六人以淳熙十二年十二月癸酉卒奉國官舍先  
十五年周氏葬所居帳西鄉洋坑之金山於是合實卒之明



年十有一月己酉李陽尚多可稱事余但道其為人父子者  
如此以解言者之蔽塞棟等之悲也而復以是銘之曰  
養其父之日長養於其子之日短匪報之鮮也斯流之行也

修賤郎呂公墓誌銘

越新昌之姓石呂黃為大余嘗館黃度文叔家得與石呂二  
氏游其子弟多從予學間至郭外所謂報慈菴者則公父子  
所嘗廬墓處也杉松夾徑鉅竹千百竿如拭有泉琮然出兩  
山谷間菴在泉上前有大石立平地可以相隱避為娛嬉石  
旁置亭曲欄高下緣以花卉公以諸兒傾客危坐誦佛書過  
午始出戶余往來新昌三年見之如一日蓋公之皇考君諱  
蒙嘗葬其親於社潭之泉去家三十里爰會墓下久之不返  
公憂懼即所葬皇考妣龍巖之麓為是菴以悅安之皇考君  
終焉九蔬食四十年也皇考君平公以其喪合葬於是而悲



慕如其考僧有年七八十歲飯此菴相顧感嘆蓋晚而後入  
鄆內居公父子以孝慕稱閭里皇考君坐逝公享年七十四  
亦寢疾五日盜漱擲縱乃逝淳熙乙巳二月十日也孤元之  
將以丙午十有二月某日葬公于郎柯之陳巖其第聲之未  
乞銘銘未就聲之不勝悲余與武弟同郡徐鉞王自中彭仲  
剛徐誼蔡幼學皆以詩悼公是歲天大寒雨雪甚聲之扶服  
幾千里空返既葬益請不已事死如呂氏父子孫三世亦罕  
矣宜為銘公諱琰字德文以子遇 太上皇帝慶壽恩復遇  
壽聖太上皇后慶壽恩封修職郎五子長元之連三舉鄉貢  
進士奏官其第三聲之也亦兩舉國子進士某某咸克家  
二壻吳敦智王師望孫男女十四人公娶王氏封孺人賜冠  
帔公喜教子孺人能成就公志故諸子各有立孺人先公生  
一歲後卒一歲今同穴銘曰



瞻彼廬矣龍巖之原公昔在矣誰無子孫瞻彼墓矣陳巖之下公今亡矣誰無父母

徐武叔墓誌銘

余嘗惑於太史公以魯仲連鄒陽并為一傳其世相去遠事甚不類言語文章亦不相侔也至讀所謂多其在布衣之位談說於當世蓋釋然有感於二子而嘆良史之筆取舍固殊焉夫秦漢之際士之遭時致身者不知其幾人往往無聞以太史公所身親見開封侯桃侯而下卿相數十輩皆略附名申屠嘉後各不立傳二子特布衣爾他無所槩見徒以書一編關於當世之務相先後百有餘年行事言語不同而牽連書之則古人之不朽誠有不在彼者余以是銘武叔軋道之庚寅辛卯州大饑米科直五六百錢守丞諱言上且諱人言遇道殣即陽不省衆無與書此者武叔以書抵行在所之舊



言之哀痛也張公欽夫為右司郎得其書持白丞相虞公并  
父也詰朝奏事虞公出武叔書袖中為孝宗誦之孝宗嬰  
然變玉色曰永嘉故樂土奈何使至於此守丞為誰乎朝罷  
趣上其名銜即日罷去更用賢守出浙河東郡常平米以贍  
吾州州人獲免於死正當時識者頗樂道其事有以都司肯  
齋人書詣政事堂白之丞相丞相肯袖陳書至榻前奏上上  
勿問所繇來從之不移日可不謂盛時乎而余竊又有感也  
虞并父相欽夫為宰士微武叔殆不得事情於千里之外彼  
守丞何足道所部官豈無其人皆務自愛惜重於請事武叔  
書生也枉於塲屋志不但已竟以一介之微而動千乘之聽  
七尺寸之柄而全閩郡之民嗚呼豈非賢哉武叔死其孤冠  
來乞銘余故不辭而又不敢恐侯其事使武叔之可以不朽  
者闕焉則愧於子長之誼於是次而銘之武叔諱鉞姓徐氏



其先入閩家福之長溪赤岬由赤岬徙溫平陽至高祖始為  
萬全鄉尚賢里之族祖諱隆父諱凡自謂休休翁與里人作  
義學延知名士教子弟比武叔家益大交游益好娶嘉慶先  
生沈東美之女有淑行能治賓客六子冠宏宥容寓定冠進  
德壽宮賦得試禮部宏中溥熙八年進士科今為潭州州  
學教授六女適劉嗣尹太學生吳璞劉儀陳昂鄉貢士沈伯  
煥一尚幼初沈夫人卒葬于瑞安常寧寺之後山武叔年六  
十有三卒於溥熙十有四年七月十有八日以明年二月二  
十九日合于夫人之兆武叔少穎脫博伍博讀而豪於文長  
而慷慨好論時事若州里利病趨義之急然公於戚否至衆辱  
人人慕悅之而亦畏其聞已之過至於羣居賦詩飲酒無少  
長疎戚輒與傾蓋襟度豁然無纖芥疵吝然後知其切蹉之  
意非欲多上人也余嘗聞之於鄭公景望兄弟間一日有遊



迨蕭寺者容貌魁梧偉丈人也意其為武叔俄而長揖余曰  
子陳子默於是定交以武叔人品晚以慶壽恩授承務郎再  
授承奉郎吾黨甚惜之銘曰  
行修而命違志大而力微有子岐岐天意其在斯瞻彼宰亦  
亦既可園褒大之遷我獨不敢疑

陳習之壙誌

吾友陳謙益之之從弟諱說字習之娶敷文閣直學士薛公  
良朋之姪孫女知蕪湖縣珪之女生子男五人蒙晉師實其  
第三子煥為益之後年三十益之以文字知名當世所交多  
聞人習之雅好修嘗從其兄問師友講求古今益之絕愛惜  
款引而置之諸公之間也而習之病矣溥熙十有二年正月  
丙午卒其卒十有二月二十有二日薛氏奉其柩葬于所居  
里潘塔山之麓其僚友林載來請命識焉習之故學於余且



益之官中都余宜以其姓名附於後陳氏世家永嘉縣某鄉  
里曾祖某祖某父某

承事郎潘公墓誌銘

公諱朝卿字春卿姓潘氏某先君子與故侍講陳公鵬飛少  
南為輩行以諸林父從之學少南之門授經數百人叔父壘  
稱同舍生則曰永嘉二潘公此兒時所常常熟聞也少南每  
過先君子則館于叔父之心遠堂嘗賦詩焉諸父下世而詩  
不存某蓋晚而後識公因道兒時所聞語恨不能記所謂心  
遠堂詩者公欣然為誦之且及少年時羣居事迺知諸父之  
言信前輩尊守其師說不墜忘如此而甚敬公公學不但為  
舉子業會撮古今為書號經史事統然試有司輒不利棄太  
師之專也私場屋有與其子少保雅故能不以糊名即上第  
少保者亦在永嘉時同舍生也嘗從容諷公附已公謝不就



已而少南以忤秦意逐矣荒公遂一語不復及場屋矣以其  
學力行於家及其族至於昏友鄉黨他人德色公獨易易益  
好讀易一旦課一卦室以家名齋以復名堂以視履名園以  
觀頤名棊既甚敬公又與其子雷煥同為乾道壬辰進士雷  
煥掾宣城丁母何氏夫人憂其遠罷丞三山時時相往還間  
從公蕭寺中扣所請處令人深省嘗與士友十敬人造其門  
午夜坐客醉淋漓公年已七十餘獨儼然無倦意五鼓作雷  
煥即所館治藥作粥糜客問夜者公起居狀如何得無勞乎  
則應曰大人趣使來焚香課書良久矣由是益敬公父子始  
約以兒女為兄弟紹熙之元某官衡陽遣其孫子順來成禮  
是年十一月甲寅公卒享年七十八以子遇 慶興累封承  
事郎致仕賜緋魚袋子一人待衛州常山縣嗣一女為尼孫  
三人長法剛早卒次子順也次蘄老二女孫長適直隴圖閣



故宗正少卿鄭伯熊景望第四子履仁一未行雷煥以三年  
十二月丙午奉其柩合於所居鄉橫塘何夫人之墓來乞銘  
甚早哀苦於文士大夫求銘其父祖者率不克即如所欲於  
公為諸父之執為同年家文人又為息女之尊舅卒不得臨  
葬不得遺且吾女不得一日奉盥匱也而悲以慙遂強次之  
大父彥先墓誌在忠簡許公景衡少伊集中父安中墓誌在  
少南集中二文行世故不序其一潘元傑也銘曰  
維祖維父銘在百世我銘如何尚亦勿改

林懿仲墓誌銘

昔者吾黨欲相與言於郡則之鄭景元氏於邑則之林懿仙  
氏今亡矣余故哭景元不勝哀銘懿仲亦不知哀涕之出也  
懿仲諱淵叔承事郎文質之子起家致贊累鉅萬而急教子  
長願叔字正仲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懿仲登淳熙十一年進



士第而林氏遂為儒門懿仲自城南書社從余學或之他則亦慨旁舍不去後二十餘年非余宦游時不可相就必其有故不能相就也間嘗虛所居室東偏江月樓之下集其疇人以待余卒業吾州俗尊重師友前一輩盡學緒幾墜比懿仲二三子修故事後一輩翹和之而復知有師待星子主簿闕即不專習舉子一經日自為程以若干畧課某經又若干畧課某史而後誦楚詞晉宋間人詩於詩禮周官家綴取其說問出已意往往與經意合蓋晚而後詩寢工懿仲才辨治能處事但以其才自見宜宦達有聲譽况務學善不矜術善張諱人短長與之者衆宜益顯况其學未止乎而以慶元元年九月壬辰卒於揚州司戶年五十有二嗟乎於是銘余不特為邑人惜也娶陳氏子四人子習子着子潛子簡一女適陳益崇孫男一人子習以一年十月癸丑葬于林岱山來乞銘



余嘗為其母夫人朱氏得銘於今煥章閣待制廬陵楊公萬  
里敏其世已詳銘曰  
合也者離也成也者虧也必嘗以為謙則必嘗以為悲也孰  
全以歸蘊而弗施也於吾子何嗟嗟哉時也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九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上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

誌銘

沈叔阜壙誌

叔阜諱昌姓沈氏溫瑞安人泉州德化令希尹之子母林氏  
後母張氏德化公始識余亟以叔阜相從問學為請常常語  
人吾兒異日當知名於世學者且數百人叔阜與今提舉  
福建常平茶事蔡行之年皆少皆有俊聲而叔阜迺早夭  
故泐海制置叅議徐公履少初天下士也與德化交老彌  
好德化卒徐公自通守信州歸於謀於家人以其女妻叔  
阜生三子建衍因一女因為從兄厚之後徐氏守視其孤  
自淳熙十三年正月十九日至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克葬於永嘉建牙鄉丁公村淨名院山之側實德  
化墓下云



族叔祖元繼續誌

維陳氏自福之長溪縣勸儒鄉權秀里徙温州瑞安縣忱遊鄉固義里譜九七世傳良生晚猶及諸祖父行皆厚重不察察大人也府君諱紹字元繼於祖行取少傳良及詳其為人里中有故或衆不能合族中有故或獨不能支必須府君至而後集夫人善助之日以酒尚飲食人時出嬉遊冬歲必為具無少長至僮僕不遺其用度如不節而家貲倍於疇昔府君生崇寧二年卒於乾道二年十月丙戌夫人生元符元年卒於淳熙十三年二月丁卯府君以淳熙五年十二月丙申葬於所居里西尖之麓至慶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人祔二子宏中定中女適劉宋弼朱克明謝邦基孫男四人宗說宗澹宗洙宗汾說早卒宗洙為元之子方中後澹洙皆國子進士女一人傳良諸孫也



族叔祖元成墓誌銘

府君諱繹字元成溫瑞安人以乾道七年六月癸丑卒年六十有八淳熙六年十有二月丙申葬于所居里安仁山之東趾傳良嘗聞之祖妣吳舊廬蓋周顯德間所作云族居二百年或舍而改築府君遂得有其西偏與先君共一礎傳良幼也孤能讀書夜達旦府君故見愛一日挈傳良手至所謂西廳者問焉曰而欲存此否乎傳良不能仰視但泣下府君嘆曰吾固期汝之有志也當卒以歸汝舊廬之全府君賜也府君行事類如此終其身不詈不朴不訟而家事治死之日哭之者皆盡哀娶孫氏生一子諱字中字安國再娶潘氏生一子諱和中字敬之一女適黃廷謙孫夫人先三十年卒不及見其家盛時潘夫人善視二子二子又善為兄弟安國以為然敬之曰好或敬之少不能然安國亦曰好也府君舊屋纔三間



後二子合為數十間於其旁奉潘氏夫人居中意象甚美有  
姨之女及從姪之孫女貧夫人長育至嫁二子無後言然安  
國雅好佛特謹畏非習吉一簣土不敢動敬之灑落自適於  
觴詠靜作惟所欲其性殊不同而能各讓其偏是尤美也夫  
人年七十有三以淳熙十四年十月癸巳卒安固年五十有  
五以紹熙二年八月庚寅卒敬之年四十有九以慶元元年  
九月壬辰卒哭三人者如哭府君安國娶王氏生一子宗瀚  
二女適諸葛詵林昕敬之娶謝氏生一子宗沂一女許嫁林  
子卓初府君葵孫夫人于茶尖之陽府君卒二子改卜安仁  
與茶尖對峙為六窠他日將以婦子左右象生時夫人未合  
而安國卒紹熙四年十有二月壬寅從夫人祔慶元二年十  
有二月壬申而敬之祔傳良欲銘府君久以宦游至是而後  
銘故并書之銘曰 豈不以為利利至淺也豈不以為能能



至鮮也我畝後人種之遠也燕及草木不可剪也

族允際可煥誌

府君諱踰字際可姓陳氏溫瑞安人父諱孚母史氏有三子  
府君為李父卒府君最善事母在母傍二十有五年供養如  
一日府君性多病率數歲纔一時再出外門獨自以隨母為  
娛年四五十游戲抱扶如小兒狀母一飯不下咽輒廢匕箸  
母為之強飯之年八十有八以紹熙二年八月癸亥卒府君  
亦年六十有五矣以其年十有二月乙卯卒娶樓氏生三子  
師魯師濟師復一女嫁許仲淳三孫樓夫人後三年以慶元  
元年八月丁巳卒師魯初未得卜藁葬府君於隆平左院至  
慶元三年正月丁酉遂合葬於西尖之麓

高光中墓誌銘

聞有隱君子曰高光中長溪桐山人也光中嘗入太學登乾



道五年進士第試吏州縣非故隱者也以其德足以堪此名  
余故從而名之也光中初調餘杭尉不肯為勢家所撓尋以  
護細民不便於屯所官見中傷罷丁父憂服闋調同安尉復  
丁母憂遂不出已而所識為中

缺都官為授

衡州司戶參軍光中志已決矣古之人有不仕者非避地以  
為高則玩物以為適不然則故自污辱混迹於畧釣狎有所  
動於其中憤惋嘆嗟詞氣第然矣以孔門所論次荷耒耦耕  
之倫皆蒙傑之士也而其言蓋有所刺譏是有所不自得者也  
凡不自得者皆咎根也曾點之言志孔子獨有取焉夫難平  
者人心也易感者物變也故不仕必若曾子而後樂也光中  
之不仕蓋有見於此也而非忻厭彼世所謂夷險名誇光中  
初不知也蕭然退歲不滯於物當義之急常與衆同自衣飯  
至室廬之節無或過於人自家庭至鄉黨之好無或不及於



人也嘗擇泉石之勝作無餘堂小亭三四所以娛朋來間從  
兩僮簪衣羸粮訪幽人於數百里外意象可觀輒忘歲月或  
違雅致亦不黽勉年益高務學益篤晚而讀佛氏書曰是吾  
易之無思為中庸卒章之旨也光中由是所造深矣故光中  
非隱者也余謂之隱君子以其德足以堪此名也桐山距永  
嘉數舍光中樂其風土之美時時往還諸僧坊中莫之識者  
慶元之乙卯元日忽語過客曰行且與諸君別尚須一至永  
嘉爾明年果游永嘉取舉子時所為文藁若干卷焚之而後  
行至則托淨光山踰月西歸道過烟黨不肖晉私戒其僕曰  
亟歸亟歸無為吾兒累也歸十日得疾但不食家人竊相與  
謀強飲食之語聲未出光中已知矣又十日坐逝于正寢是  
歲四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八諱某娶温州平陽縣陳氏  
承事郎斌之女一子松迪功郎台州臨海主簿紹興元年進



士也女適儒林郎新監行在文思院都門丁執禮進士陳龜  
齡孫峻岷岷女一人松從予游久將以四年某月某甲子奉  
其柩葬于縣遙香里之姚與來乞銘予習高氏家積善事父  
某自號止堂居士沒之日設榻于正寢坐逝焉後數年妣王  
氏亦逝於居士之榻光中之逝復就此榻也聲骸赫赫然世  
不知幾人父子母不相期危坐於一榻以正終則自余省事  
未見如高氏者也是宜銘銘曰  
陟此山之岡也相此栢與松也其誰不曰是吾疇昔所謂高  
佛之藏也

陳百朋壙誌

陳子端已將以慶元五年十月十有四日癸酉合葬其父於  
平陽萬全鄉管輿之華原來乞銘余嘗銘其母夫人林氏  
則又奚辭屬哀情銘未即就為書其名字歲月納之壙公諱



天錫字百朋曾大父伯諸大父宗慶父希淵享年八十有六以是年四月戊辰卒三子明畏端已彪彪為浮屠氏女嫁瑞安朱次宣男孫四人文武遇遠女二人餘語在銘中

王道甫壙誌

嗚呼此吾友王君道甫之墓也道甫諱自中皇曾祖高皇祖成子父建佐贈朝奉郎母施氏封太安人道甫登淳熙五年進士第調舒州懷寧主簿嚴州分水令未上以樞密使王公藺薦除籍田令未幾罷通判郢州未上知先化軍信州召赴行在丁太安人憂服闋再被召以論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起知邵州興化軍連以論罷興化之命下道甫已病慶元五年七月也八月二十三日卒官至朝請郎年六十娶林氏封安人二子長曰更生次幼四女長適國學內舍生高熙績餘許嫁進士曾充宗周伯麟林浩道甫居溫之平陽歸



仁鄉晚徙縣之橘莊雅愛仙壇僧屋之後山因以為墳十有  
一月二日林夫人奉其柩葬於此人皆知道甫少有志當世  
嘗以布衣上封事及對語合上指除官纔數日趣舉其類奏  
上道甫由是絀光化入覲今上皇復有朕得卿名於  
壽皇之語道甫竟由是死云云為恨不知道甫歲晏抑才為  
學去智為恬假之持久何造不深余欲銘道甫也以此而未  
克就故識其壙云

族叔國任墓誌銘

傳良逮事諸伯叔父於叔父行以長者稱公為最聚族為學  
也於輩行齒宿而才壯公為最晚各務莊重擇交雖一笑頃  
不苟亦公為最公德人也而竟不仕娶朱氏良配也無子作  
室奉母門巷深覲升其堂如無人闕其戶吟誦琅然者公燕  
私之所也間肯一出獨過吾廬時時以從子某宜後我為寄



今宗洙是已於淳熙之十二年二月十日午夜來見速至則  
息浸微請故公曰子從吾叔母取筮鑰付吾兒夫人哭方  
悲亟出筮鑰復命則公瞑矣公侍母之暇退即書案夫人執  
家政不以米鹽煩其夫自一匕撮公鮮知其出入有無也婦  
德多蓄一夕從顛言無趣起意課佛書或施舍焉終其身嗚  
呼公誠知家事與母孰重故聽於夫人夫人亦誠知家事與  
夫孰重故聽於子是皆宜書而公德人也淳熙十有四年十  
二月壬申葬于嶼山之陽屬傳良之官未及刻其隧夫人以  
慶元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宗洙以六年十  
有二月丙申合葬于公兆於是併書之公諱方中字國任世  
次語在公壙誌中宗洙今為太學免解進士女一人適朱克  
勤早卒男孫二人怡老瑞老銘曰  
惟親其親必利其嗣人



洪君墓誌銘

台越間從余游者幾百餘人雖從余游而過其廬識其父兄者纔數人過其廬識其父兄至於數會如始至歲久益敬不懈者則居士洪君也居士天台人故清貧僅僅無乏於教子特不自計度余初入太學芮公祭酒挾二子下交於齋序余懼弗堪走天台之國清寺西菴者數月居士之子霖累強余不出出即居士倒屣外門婦子羅拜於庭矣每顧霖先生飲食飲如何於吾館便否乎苟足以悅先生余雖飯脫粟避寢喜也霖亦特刻苦遂為台越間善士先達素官以子姓為寄甚師尊之郡守丞有志於訪民利病者必就霖也而老於葦布或曰居士教子之志未償以余所睹百餘人中有第進士者矣或名字泮泮無所著見於世以死者不少而第進士名字不泮泮嘗有所著見於世者往往在教人中然而志不伸



嗟窮而悼屈者尚不少今霖也為台越間善士為學者嚮往  
之如此為吏者器重之如此而居士之家聲益高諸孫益有  
文人之入其門巷者則曰是義方之家也由此觀之教子之  
志償耶未耶居士諱某字某娶葉氏夫人賢不愧居二能與  
處清貧僅僅無乏於教子不自計度者也一子霖也女若干  
適某氏孫男女若干人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葬于某  
所霖怯多病癯癯然如不自持千里裹糧來乞銘其人余為  
之悲甚而許之余亦病矣霖請更苦余亦苦辭竟不獲而略  
道其交情以塞在之意而不暇詳焉要之居士以孝慈溫  
恭庶幾於古人為家學云銘曰  
位斯可喜也亦可愧也親斯可久也亦可朽也視此詩耶宅  
此立者誰耶

令人張氏壙誌



是為陳子傳良之妻今人之墓今人姓張氏諱幼昭字景惠  
永嘉人草堂先生國子小學錄輝之孫主管禮兵部架閣文  
字孝愷之子揚州泰興縣主簿東野之姊蓋登進士第三世  
矣以乾道七年歸于我慶元元年八月丙子卒享年五十以  
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茲嶼去家二百步生四女長適進  
士潘子順次適福州閩清縣尉薛師雍次許嫁太學上舍生  
林子熙將仕郎徐冲余同年進士知信州上饒縣事潘君雷  
煥戶部侍郎薛君叔似工部侍郎徐君誼之子而子燕父故  
直龍圖閣林君季仲之族廉夫又從余游也今人初得女遂  
以余兄子師轍為已子以進賀 太上皇帝登位表補迪功  
郎福州羅源縣主簿次子師朴以紹熙五年大饗恩補承務  
郎二幼女令人窮約時來歸我相從二十有五年再以其妻評  
罷食貧歲月視食祿為長深入湖湘起居飲食非其性多病



所侵未嘗有毫髮不滿意見言色余敬如賓友今亡矣嗚呼  
哀哉余既走介乞銘於太府卿葉君適而自識其略納之坎  
中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



開化圖書館

Kaithua library

上海圖書館藏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一

行狀

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借紫薛公行狀

曾祖庠皇不仕

祖強立皇任江寧府觀察推官累贈左光祿大夫

父徽言皇任起居舍人

公諱季宣字士龍姓薛氏其先世家河東後徙福之長溪廉村至唐補闕令之後又自廉村徙永嘉而光祿公始顯四子司封郎中嘉言敷文閣待制弼及舍人皆第進士昌言為婺州通判舍人從胡文定先生學以丞相趙公鼎薦仕于朝秦公檜相定和議舍人廷爭核畧中寒疾以卒母胡氏安人後十三日亦卒公六歲而孤撫于待制伯父長任以官公從待制宦游四方尚及見故老聞建炎紹興初將相大臣趙張韓



岳諸公事有當世志而樂道其人年十七荆南安撫孫汝翼  
辟書寫機宜文字孫氏藏書多公一意講說紬繹絕不治科  
舉業有隱君子表既道潔少學於河南程先生聞蜀薛叟名  
求得之道潔繙六經諸史以觀叟叟笑曰子學博而寡要其  
相授受嚴約蓋如此湖湘間皆高仰道潔公師事焉繇是益  
務自斂制充養蜀制置蕭振辟公為屬部將有狠訐統制者  
公當以犯階級法幕中或論縱之公以軍政爭不克謝去盡  
其祿直買蜀書以歸為鄂州武昌今故太尉劉公錡鎮鄂渚  
公論武昌形勢直淮蔡今見戶三千五百弓級財五十人土  
軍十有九人宜早為備因陳屯田分成保伍以寬民力之策  
會有旨營田一卒二十畝縣官盡征之公告鄂守宋侶孫  
曰是非漢屯田之謂漢兵民也使之就田豈曰不可今非情  
游不從軍彼不素知田家事驅之緣畝必不樂曩時王彥營



田湖外遣二十將潰者十有八而况盡征之乎且齊民在野  
環營以軍殆必爭利成閔益成夏口公曰宜戍武昌備申將  
故樞密使汪公澈宣諭江淮公上書言自權臣執國柄士氣  
索然趙張之放莫敢尚德岳飛之死莫敢趨功今卒有意外  
之虞誰其禦之因論邊事甚悉及營田宜亟罷歲餘虜犯襄  
陽而還兵圍將甚急汪公問榮安出公白以蔡要害得蔡則將  
圍自解成閔克蔡將兵果遁於是虜東道軍傳合肥王權退  
次柘臯李顯悲亦不利却成閔東為援公又白蔡不可失若  
乘勝拔穎昌道陳汝直趨大梁則廬兵不戰可亟捨蔡援廬  
是棄投機之會為連鷄之栖淮沔虛矣又曰虜空國來寇符  
秦故計也今我不可復戰惟當畫江固守而以奇兵遮擊春  
尾阻前顧後勢且自沮輿尸一決其禍必大初公試邑年甚  
少方天下無事豫陳邊備諸公唯唯未遑也居無何邊吏倉



卒興發騷然柴棄遷孔子宮避戍將嘉魚壞學官繕壁壘江湖間稍驚於武事矣公顧以和糴賤傷農三白郡解印綬去為奏罷糴乃已比寇至蘄黃以南列邑無寧居守令竊議內徙宦江湖者歸孳相望於道公迺誼死守不去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一旦有急吾與若偕死敵民亦自矜奮三分其衆更壁縣下二總首帥輕舟守安樂口白鹿磯且乞師於汪公得甲三百樓船十艘氣聲張甚渡江來歸者數千家江西時以無恐諸公繇是翕然稱慕交章繼薦汪公虛幕府官以待叱其入也欲以公朝行在所轉運判官王逖劾罷信陽守撤攝軍事既解縣爭欲辟留滿考改官公並辭不受其後營田二十卒田二頃歲得穀六伯石廩錢乃七十三萬米一伯八十石闊遠或數百里一壯馬負二石穀從以騎士詣大軍其費視民間買穀價相若士苦之徃徃道棄穀去又墮民之水



利而掩其善田州縣莫敢如何營田終廢虜亮既薨明年蔡  
果不守尋復議和朝廷於此亦棄唐鄧封略止於河南矣  
蓋一如公言公治縣事為之經必曲折盡人心不苟作差役  
宿戒里胥被籍次第條二十餘家未差已差別為行且疏其  
強弱某堪一役某堪再役於其未自任某人某歲月序當  
役以付案案任之付錄事錄事任之乃差差已有訟不均舉  
其籍俾訟者自覆視伍民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若  
千隊為總不以其鄉分畫惟地之形便諸總旗各為色槍仗  
皆中度舍姦有禁詰盜有賞其以巡徼遇非常死事者為棺  
贈之復其家田若干租三歲總首得與今相問報專達不關  
縣胥巡尉非縣檄毋得擅征甲士在邑五日一閱官賦之糧  
而賞其最鄉惟所欲偶習於總首之射圍毋贅聚其為士若  
大姓附編存之勿藉俾輸財與力佐治戎器其將輸信陽也



九十千八百人致米九百石行必為陳日暮各以部曲相地  
頓舍以搶為壁鳴刁斗設伏公食飲卧興自同役夫鑿護病  
者不借至不宿府檄治砦屋百數區泝流二千三百餘里程  
日立辦公借材於縣入度長圍大而加償之賦鄉挽舟而五  
分之以居者之四共行者之一匠人亦各俾一鄉償其僦費  
舊財賦名色異為籍雜不可省察為都籍以提出入之要鈞  
撫侵姦以除無名之歛諸素事以其劇易分日久近為旁行  
譜每以日加申稽知其決否故不決宿吏于次抄積不銷為  
走曆日揭其名數以便主簿者之鈎攷而因察其惰民賴其  
便凡公意趣鄉輶鼓舞從之豪民衛仲堅王安道更數令不  
能役及是以次受代安道語人曰失今不為焉能頽首它令  
創鄂營八百架總隊請分事公約剪伐其所茅其所木竹應  
日而集縣有鍾吳二盜魁大府屢設方略求不能得公以諉總



首王宗元竟諭吳降之為買田屋改業為民鍾滋甚俄斬之  
而至信陽之役選徒鄉屬而邑二隊首固請從曰吾知縣出  
矣吾何敢處是役也露次不驚訖歸不惰道邊梨棗下無跡  
邊民謂閱過軍多矣未有若此肅者它所區處民吏皆化服  
類此調發州司理參軍居五年用樞密使王公炎薦召公懷  
求之官不報於是上在位七年矣入對進三說一審政本  
躬細務觀鞍馬以權為經本末倒植况動煩宸衷國論靡定  
權移近密衣職日輕降胡侍從之虞穉獵固寵之術意有所  
偏患生不察願陛下以靜養恬略小圖大遠三公之選責  
以進人才張紀綱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歸有  
司之常務屏馳騁之細娛沉潜待時安往不濟其二冗官冗  
兵周官惟六漢別九卿自東都有尚書六部唐置內諸司使  
增員浸多有職蓋寡諸路帥臣在古州牧國朝以來置轉



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茶鹽總領市舶坑冶茶馬  
諸司屯駐之軍又別置都統制牧伯之任分為五六而州之  
知通縣之令佐不相統臨各行其意臣之所謂冗官此也唐  
方鎮之兵今廂軍是周世宗及太祖皇帝增置禁旅今禁  
衛與諸州禁軍是神宗皇帝立將兵之法今帥藩係將禁軍  
是太上帝收諸將麾下作三衙御前諸軍今大軍是四  
者之外復有弓手土軍役兵今為大軍勝戰將兵而下廢為  
隸役臣之所謂冗兵此也苟得其道更張不驚顧陛下處  
之何如毋憚難也其三虛稅武昌絕戶屋租屋亡而租在德  
安岳飛牛租牛亡而租在永嘉海溢濱鹵之田田亡而租在  
凡此宜悉蠲除以惠貧下當是時上志在中原王公奕方  
數進見語合驟登用薦公甚力公未至則謝曰聖上天資  
英特群臣亡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



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聽今俗皆曰中庸大學陳  
編厭聞然物不兩大心無兼慮天地之道忽略根本而奔走  
軍旅之間舛先後之序而却施之雖復中夏猶無益也比至  
王公再見縱談邊閫事公曰旣曰論兵竊嘗評以孫子始計  
之書未見其可方今人人異意不可謂道災異數起不可謂  
天以江左爭中原不可謂地以貪御驕不可謂將將不恤士  
士不安將不可謂法集一圖九古人寒心求之時賢誰能辨  
之况今三衙御前舊卒略盡江南白丁何以持久常平錢米  
在所虛數以此饋師其能繼乎兵驕民困或未免蕭牆之悔  
即幸勝之方上勞商筭伏惟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  
請俟十年之後如曰上獨斷耳去位可也又曰天長可以入  
維陽清流可以向六合淝水可以下合肥北峽之隘廬江之  
徑武昌之近新息神壘之比商於子午南達梁洋岷洮東近威



茂用兵所徑忽不之備然而獻計者但曰無患非偷則狂有  
旨改宣義郎差知平江府常熟縣明年大臣數言上復  
召審察公固辭其友人秘書省正字劉朝以君命相風厲公  
雅意廉耻道鮮自一介不宜菲薄遂白丞相陳公俊卿曰周公  
寧以戲封諸侯開成王不敢玩人之心鄭侯身追亡將移漢  
祖嫚士之習古人格君之業於是乎在有如假令以匹夫之  
節一感上意亦足以報陳丞相免虞公允文相益趣發不  
懈自召命下公請之任六七不報又請奉祠不報積十有八  
月而後就道至數日則欲引去侍從有留行者除大理寺簿  
方虞公銳意於事一時言利言兵自衒鬻者甚衆守經不阿  
或被罷斥公見之脫猶冀幸一改聽始從容引番吾君說趙  
相國公仲連事諷以功業缺然咎在進賢未廣置助不善丞  
相亦矍然為敬頃之乃反覆切論徼功大速興事太輕速無



遠撫輕則中廢經濟天下當與天下士圖之鄙夫嗜利自市  
試跡前事今皆反繆願公易慮勉終毋為後悔會江湖荐飢  
民流淮甸邊州又有言婦正人相屬者上命帥臣漕臣共  
安集之逾月奏不至丞相召公問所當施行俾條列將議遣  
使公惶恐謝不敏且淮事難踰度固以問因疏數端一責成  
帥漕毋以遣使使者所過州宿留循行未周已及春夏二新  
民未見便輒勞苦州縣百役為是懷故鄉無長居之心宜  
略如孫吳屯田都尉故事自立營壁他縣使勿與三宜先定  
要束誠以闢地而已縣官一無利焉悉以故陝西弓箭手法  
復其租四歲穀既登漕司致布帛茶鹽凡民所須率令穀價  
視物價稍昂以傳糴就歲屯所為後備因言若辟屬吏若移  
用錢米若括隱田茲事體大必遣使非選擇重臣持節漕帥州  
縣何以協使翊日有旨以公將命淮西公即言流民或前散



寓山谷依人姓聞令使者出必相攜待聚城邑仰食於縣官  
卒有累萬之衆將安取給且請以淮西諸州縣係省不係省  
錢一得以便且調度朝廷尚難之公重謝不敏尋得旨以  
見錢米一萬緡二萬石行不足用聽次第以聞是歲乾道七  
年也十有二月八日公至合肥明年正月抵齊安布宣天  
子勞來德意分遣才謹吏循問大抵安豐以東來者略已隸  
主戶矣即撫勿徙沙窩以南稍稍未有適鄉公親履阡陌間  
審度山澤曠地以為合肥廢圩可因以設險斷柵江保巢湖  
而舊黃州古邾城也路直垂瓠置莊旁近異時寇不能潛師  
徑度迺與安撫趙善俊修復三十六圩且於舊黃東北置二  
十有二莊居之凡合肥戶三百四十有四口一千九百九十  
有六勝耕夫八百一千有五為田三百七頃八十有四畝齊  
安戶三百四十有一口二千一百一十有一勝耕夫六百一



十有四為田四百四十有四頃五十二畝率戶屋二間二夫  
牛一頭犁耙耜鋤鑿鎌刀如牛數三牛犁刀一每年二轆軸  
一車其受田人種子錢五千其家以口老壯少為差賦米及  
秋止凡費錢緡二萬米石六千而壽春歸正及自古若為隸  
農於大姓者亡慮振業三千八百餘家要約明具器用使利  
廬舍有伍疆塲端正塲圃牢牧陂溝路橋悉皆治修病醫死  
葬所謁輒得遷如歸居廼請還始入臣白遣數人各試其俗  
邊計畫往往設飾為辭以上功八子雖不盡然之姑惟闕  
略庶幾或報効公之行也至固始求所謂北歸人者凡一百  
十有二家皆土著數年而新附者才五家光守宋端友更以  
舊戶比新戶詭為奏甚者賦殺歸人掠其善馬公即劾奏端  
友謾蔽時端友進寘環列根抵連附不可撼動人皆危公奏  
上天子獨怒下其事于理將窮竟問治端友暴以憂死繇



是頗疑邊臣亡狀而所白遣大臣類無欲得事情之意於公  
齊安之請還也命覈麥田留累月覈已又命視鐵錢事公歸  
對卒展罄所見聞復上首論州縣田簿甚具而淮地實不  
加關臣誣其故大抵主戶占田一畝數頃輸租僅斗斛耳而  
履其產彌日不徧既不能自耕又害他人耕何以聚人保境  
宜合剗請以疎遠民來者務得居者患失主客力競將無曠  
土再論今邊郡田野荒蕪勸墾文具總首空設蒐除苟簡循  
淮而南則有和糴則有鐵炭則有建康州料之征勞速虛邊  
以資江左守將數易以竒繼苛一郡三邑二令矐憤險阨非  
一不過合肥歷陽居巢三戍夫以陛下規畧而稽誤至此  
或者外治不可成歟臣愚妄意推本自夫不計而謾為而後  
外以鹵莽報不思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寢號為責實未免  
徇名則趣辨皆徇名之人志在大功却規小利則迎合皆規



卷之五 七

利之輩誕謾者敗而不誅諛悅者察而不去言既上壅人多  
 自營宵旰十年觀今何補臣謂內治不修無以整外惟望責  
 宰輔以坐論其原收賢材以博圖其緒兼聽虛受以通壅闕  
 朝廷正則疆場理矣唯陛下留神三論左右之人為欺  
 囊橐迹為援則遠堅大為間則小肆彼其伺候辭色占揣意  
 鄉開闔將迎莫狀其巧託正以行邪偽直以售佞薦退人物  
 曾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乎號揚廷雖出睿斷  
 喜怒氣酸已歸私門齊威之強不在阿即墨大夫之誅賞而  
 在毀譽者之刑毀譽無證刑不行焉胡能禁欺陛下誠幸聽  
 臣無自立我收骨鯁棄軟熟察此非難迺悉數骨鯁軟熟情  
 狀上極開納讀奏至齊威事進曰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  
 之斷柰何毀譽之人自若上曰正待理會公益口頭治邊  
 非是曰買馬亡幾習至盜馬虜將寄聲問故卒索歸之國



家何至之此而自傷體若是詔即罷買又曰日城淮郡以  
臣觀之未知守所合肥板榦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廼者  
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歷陽尚壁缺而居巢庫陋如  
故廼聞有靡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取此  
乎上問千秋澗何若對曰始臣行時方冬水落澗不勝舟  
比歸夏潦時至江澗合流渺然矣是將焉用上曰間亦險  
要對曰若以兵法言之漸車之水足以制敵藉此為險無乃  
不可又曰外事無足道答根不除抑臣深憂左右近侍陰擠  
正士而陽浮稱道陛下誠聖明儻因貌言萬一垂聽臣恐  
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曰近或以好名棄士臣伏思念  
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  
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上悅連言極是於所汲引士皆  
旌賞先是上即道遷公兩官又除寺正有自邊來觀者則



曰薛某九可為國知無不為而又注意傾洽以聽罷行如響  
故諱缺失者相目失數日除知湖州朝辭劄子論科折不明  
示數輸送不即除籍及祖家分鎮強邊之法曰陝西為五  
而統於永興河北為三而統於大名有塘灤方田稻田榆塞  
為之險城堡寨鋪為之防弓箭社弓箭手番族熟戶為之羅  
落它路迭戍悉受節度幕府州縣難所辟差自种折二氏外  
別帥則以三衙若三司使都轉運使為之能績效驗入備政  
府夫地分則守固勢連則情不隔權壹則足以有為賞明則  
知勸光堯中興汭邊置鎮茶鹽之外舉推與之恃以固圉計  
亡易共臣願按行成憲最遠鎮守統帥與帥不限文武忠智是  
使且無拘文無要小利無以日月為斷卒章尤剴切曰  
方今諛媚成俗舉世尚同汎觀設施誰曰盡善偏辭先入異  
議不繼百辟盈庭幾成孤立是日奏罷上留語良久公將



退持溫辭寵藉之大旨謂書生姑息而辦事者以奇為能煩  
卿輔部真以中道理之公對曰臣學於師以事 陛下唯中  
道爾 上曰如此朕復何憂公至部踰月戶部奏言諸州經  
總制錢皆出場務酒稅雜錢分隸以納今多隱餘分隸不盡  
得自便恣用請更為今監司給臂州縣以凡日收錢按實係  
臂分隸否則效聞今下吏相顧莫敢違明者公獨首奮為當  
路言之其畧曰舊額凡雜納錢以十分為率分隸四為雜本  
六為係省錢其後迺始增以二分分隸總制錢是時州縣未  
病之也然亦寔尋於奇羨矣久之乃畏羨錢校數歲之最為  
額以十分分隸之七為總制增稅三為在州錢愈非舊比也  
復積有上供月椿大兵打船修船六分贍軍移用降本竹木  
等錢料色不勝繁矣而隸額如故既不足以應計且歲費弥  
廣郡用彌匱由此場務鑿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以寬弛



卷之四

予民而不得騁君復隸額外之征撥其強半官吏自救不給  
民病甚矣且以胡之都務雜本係省初為錢二十三萬五千  
六百有奇自摠制之起為錢五萬八千九百有奇與故合猶  
日課二十九萬四千餘錢而已重以七分增稅為錢三十五  
萬三千七百有奇又重以上供若大兵之須凡四千萬八千  
錢有奇使今且旦得八十萬錢以充入經摠制之額其餘為  
上供諸雜須錢且患若不足况不盈此卿所謂係省在州之  
數悉闕亡有約此推見他筦庫盡然郡將安仰如不得已宜  
以日收錢先椿上供諸雜須之餘迺係曆分隸庶或可行不  
然不敢奉 詔版曹惠建郡胥俾持條法詣曹自解公辨益  
力臺諫官感發相繼䟽爭之 上迺寢前奏湖無苗米饑軍  
歲糴七萬一千五百餘石為緡錢二十一餘萬自添差武臣  
踏 下至進勇効士一百七十有一員軍負五百三十有一



人其廩稍為繕錢距二十萬以他經費合往歲凡用繕錢五  
十二餘萬舊制烏程歸安二縣折丁錢歲十三萬繕七年有  
旨減折丁錢大半其已全輸者听以明年除之是歲所  
失亡十有餘萬而大農和糴六萬石以銀交子高估徒欲用  
錢二千省得米一石郡不忍裁市直則當補錢萬六千繕儻  
載之費不與焉益以就祿八十有三人 嘗為繕錢二萬明  
年 郊視進獻齎予之幣齎亦以二萬 數凡增費十萬三  
千餘繕以亡加增大都缺繕錢十有五 萬公曰是雖劉晏  
將柰何亟請於 朝乞以市直償民糴 乞以折帛細絹錢  
撥除折丁錢乞汰軍改徙寬郡乞節冗長差授在郡裁三四  
月自抗論分隸後執拒大事累數端日與權貴征利者為敵  
雖或依或違郡民少蘇而不能平者滋衆獨隸 天子簡記  
所以見覆護甚至始公嘗薦某人材識它日某官缺負宰



執擬數姓名以進竟擢某人為之郡丞趨時好干政引章避  
之為是他丞嘗遣中使有所廉察浙西諸郡獨不入境用是  
故不敢輒動危之然公歸志決矣即稱病請奉祠三不許會  
除代一月章五上已又旬四上改除知常州公方鄉用人人  
期待行所學不數月久勞于外還七日迺出守守七月罷罷  
歸之百日以疾卒年止四十邦君朋友暨後學哭之過乎哀  
四方賢大夫士千里交相弔也公之學蒞事雖謹宅心唯平  
其燕私坐必危然立必巍然視聽不側歌雖所狎授言不以  
戲自著抄書及造次訊報字畫不以行草几篋筆研衾枕屏  
帳皆有銘毫釐靡密若苦節然要其中坦坦如也故其寡欲  
信於家行推於鄉正直聞世而居無以逾衆人公自六經之  
外歷代史天官地理兵刑農末至於隱書小說靡不搜研來  
獲不以百氏故廢尤邃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之制務通



於今或者疑公之博蓋其所自得精一矣名流問實或往復  
累數百言旨要無二大抵以古人小學神而明之大學之道  
傳遠說離故漢儒守器數章句名家小知穿鑿異端之徒乃  
一切屏事志言後已高論虛無而卑者滯物卒不合合歸于  
一是為得之讀其書知其為博之約也公已不求聞達於人  
有一長薦稱必備居官不出位遇大事義所當為斷為之嘗  
擬拾管樂事為傳語不及功利平生所推尊濂溪伊洛數先  
生而已告學者則曰毋為徒誦語錄有浪語集若干卷書古  
文訓若干卷詩情性說若干卷春秋經解若干卷旨要一卷  
中庸大學說各一卷論語小學若干卷資治通鑑約說止若  
干卷九州圖志止若干卷餘未就公患五代史缺略脩之亦  
未就若陰符握奇山海經古文道德經焦延壽易林及劉恕  
十國紀年莊綽樸著譜林勛本政書姚寬漢書正異之屬皆



校讎為之叙其文精確趣實可以濟世其經說不並依先儒  
其校異書必辭剝其不正者娶孫氏父汝翼也初汝翼與  
舍人友相得舍人死汝翼遺書待制自言吾有女才且淑異  
日宜善事夫子吾將以室起居之孤比婦行皆應書公  
卒其友人張淳欲悉遺衣服以歛書銘如古法能悅聽蓋不  
失公意云一子曰沅補國學生公以卒後之百四十有四日  
十有二月壬申葬于吹臺鄉慈湖之原傳良丙戌丁亥歲受  
徒城南公間來過教督之明年謝徒東書山間屏居公又過  
之問治何業竭已所已得對公曰吾懼吾子之累於得也即  
詔曰宜若是歲己丑冬遂往依公具區瀾上卒學苑茨一間  
聚書千餘卷日考古咨今其中明年秋試太學公遠赴召於  
是鄉諸生及它邦之友咸在又日相與從公居游九七八年  
間遠公久者惟公使淮守雲川時為然然亦率不一二月書



命輒至至則具道所言與行事故世多知公詳莫如傅良今  
取其出處事言之大關治道術者為狀餘不著謹狀

福州長樂縣主簿諸葛公行狀

曾祖考璿 妣朱氏

祖考原武翼郎 祖妣張氏趙氏並封孺人

考純迪功郎 妣趙氏

公姓諸葛氏諱說字夢叟琅琊諸葛自會稽內史恢別為涑  
東之族後稍徙嚴陵永嘉族蓋嚴徙也或曰新安譜亡弗可  
論次公大父娶城南張氏以諸子從其舅學所謂草堂先生  
以八行應書者也繇是闔郡賢士大夫往往多諸葛氏師友  
姪公幼陶染諸公間已岐然度越行輩益自勵讀書著文窮  
夜且不輒休既冠入太學再薦登紹興庚辰進士第方待嚴  
州司戶叅軍關丁迪功公憂服除授台之黃巖尉復丁母氏



憂公故負當世志學不為章句訓詁淺事務見於施設此罹  
兩喪謂祿養之無逮命之不偶也於是名其園曰良園室曰  
儋室以其學力行於家輯柔其族而厲其鄉人久之上下交  
孚子弟無少長咸視公習謹而麗於善莫之或肆里並大海  
其商海自給者率剽悍迺時以所不平就公決質之惟一唯  
否是定郡之東南隅廣斥易恐截然倚公為巨防而公亦任  
其戚休非衆同欲謁不至郡邑凶年艱歲縣官有郵政為守  
者率需公至為方略公白事當若何費當幾何立聽行之然  
他鄉部未有條而東南隅若干戶少長秩秩然蒙惠矣紹興  
之季年也防海隆興之甲申眎疫丙戌埋醜乾道之庚寅辛  
卯食飢壬辰築埭皆其小試微見者也往年余與薛叔似象  
先陳謙益之俱會行在所私相語為授福之長樂簿公重違  
吾黨意強起之官是時前丞相史公帥閩部丞相閔人熟不



輕以獄訟畀屬吏雅聞公賢數諉以事公以理平決不視大  
府意所疑信為非是丞相滋相知迨之幕中幕中故盛賓游  
惟公自一話一言無裨補不出諸口丞相自喜晚得士禮以  
已敬且率當路者薦之朝而公死矣實淳熙元年正月庚  
戌也公平生燕寢無情待物不矜莊施交際語唯恐傷人聞  
或為不義必反覆鑄切不但已雖行百里從一僕持被飲食  
塵塵無乏所以周鄰里朋友則不問費室事一切勿理趨公  
事未嘗不勇決也年且五十德日加脩講問日加切余嘗見  
公暨張淳忠甫夜論學自叙讀書二十年得一健字余輒從  
旁款公健天德也蓋求其本公云云旦日忽挈余手出曰吾  
固深省於疇昔之言余竊自恨規意之淺也比將歿猶校讎  
儀禮家人不知其甚病也厥明盥櫛已遽索紙書遺友人以  
訓其子為寄更以一緘書吾他日將族葬必擇寬地問法於



伯忠甫又以一紙書吾弟見女多以某所田若干畝盡歸之  
適劉氏婦薛氏妹具有缺以田若干畝歸之已呼其子耕來  
曰汝行之母敢違戒又曰語汝母屏母來前也一家始大驚  
頃之長樂尉之書至還答如平時又頃丞相遣客與其子至  
亦將迎如平時客出大門公目已瞑矣娶徐氏一子耕也享  
年五十有易論語說若干卷碑誌詩文若干卷耕卜以三年  
十二月丙申奉公葬于黃嶼山以狀來請始余聞公誼甚高  
未之敢請見也寓城南有題曰里第諸葛某之謁入余愧歎  
袖謁走出見遂辱與為忘年交將何敢辭以余所見聞公居  
鄉試吏建民利甚衆夫人有一事則以傳世要之於公不足  
道故道其出處進退死生者為狀

國子司業何公行狀

何氏郡大家別為二族諱溥字通遠官至翰林學士為百里



坊族公諱伯謹字誠夫官至國子司業為城南族翰林公試  
禮部奏名為天下第一百里坊之何於是始大而城南何氏  
自諱某生四子金華主簿子發為宣和間進士子達子謨同  
時為太學諸生子達晚授官累封至朝請郎公以金華仲子  
來為朝請後復與其弟青田今伯益同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  
公卒青田之子叔忱與其三從兄次常又為同年進士蓋以  
儒生賦祿三世矣論之雖繇文詞以孝睦為本往時金華蚤  
世朝請撫其孤教之有成是為青田今青田復早世公撫教  
其孤如朝請今竟成是為叔忱也父子以善託孤起敬鄉黨  
則何氏之世其家有以也公信厚靖共務不暴白宦稍違皆  
循次平進不自意得而世之奔競沽激速化之術不但不欲  
亦誠不能也由國子博士攝尚書郎出知饒州罷起知廣德  
軍以朝請年九十餘丐祠不行丁朝憂服闋除太府丞是時



上方更用一二執政闔朝士詣府稱賀致辭已而頽行前論  
今進退人宜誰先則皆曰若何君不當久居此官已而改大  
理正不越月真除兵部郎官 駕幸學於師儒選甚遴闔朝  
士相與語則又曰上既用某人某人矣必將用何君明年除  
司業以余所見士入朝不為衆媚忌顯冀幸其遷官鮮有如  
公者觀公羣居平日寡言笑初無以悅人也每進對論事具  
以質言不好立新竒自以學官至為郎凡三四對所上十餘  
奏大要以當世之患文勝而實不足比年臣子為 陛下豐  
財繕兵嘗試不効者類多誕謾無補事情方今慕漢宣帝而  
賞罰未盡當其功罪俗何由變末論久任曰以競進之人為  
自營之計望其實課績猶卻行求前也在饒州江西諸郡皆  
旱甚往往諱不悉言上公以戶口若吏卒之稍食計見廩實  
所欠為米十有四万石乞諸 朝有 旨予三萬公連奏不



已更奏月椿為緡錢十六萬折帛十二萬綿絹六萬二千匹  
不蠲民必重困亦且熟猶自疏力不足拯荒當罷去永嘉不  
宜蠶民歲輸絹以買絲旁郡為苦轉運使將以棄土例槩數  
敷和買絹公適在度支持不使下有建造二百艘者宰相以  
為問公慤言溫瀕海郡木鐵皆非其有為墳其半平生不多  
見設施於其一二足以發明公之所存矣豈所謂徒文具無  
惻隱之實者耶以某年某月日卒于官年若干娶某氏某氏  
俱先卒又娶某氏子男三人叔愿迪功郎叔謀叔振女三人長  
適某次適某次許嫁某叔愿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鄉某里  
之山來謀於某曰先君辱知於今參政周公厚嘗惠許之銘  
不肖孤自惟念設不獲執事之文以藉于則參政公將誰從  
而信予之某不敢辭遂為之狀

止齋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五十二

宋故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奉化郡開國侯食邑

一千樓鑰撰

嘉定三年集英殿修撰陳公告老于朝天子歎曰此吾

舊學且書命之臣也除寶謨閣待制遺奏聞贈四官錄其

後所以飾其終者如故典門弟子哭之失聲里人聚而相吊

四方士夫聞之無不盡傷者蓋非它人云亡之比也公諱傳

良字君舉其先自閩徙温州瑞安縣帆遊鄉澗村里至公八

世矣曾祖靖祖邦父彬皆不仕父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

徐氏贈令人朝請邃於易教授鄉里以篤行稱公天分高勝

其於學問心悟神解而苦志自勉精力亦絕人隆師親友有

不可解於心者輿化劉復之朔以南省第一人來為司戶參



軍攝教官得公程文以為絕出公之年甚少也而名已高開門授徒於仙巖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薛寺正士龍季宣見公問所安公曰毋不敬士龍曰此參倚如何公釋然增進歸心薛氏後又相從於瀟上讀書一日千里其為薛氏祭文云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梅潭忽若隊淵梅潭即仙巖也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楊公時建安游公酢之外惟永嘉許公景衡周公行已數公親見伊川先生得其傳以歸中興以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惟薛氏後出加以考訂千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凡今名士得其說者小之則擅場屋之名大可以臨民治軍之際惟公游從最久造詣最深以之研精經史貫穿百氏以斯文為已任綜理當世之務攷覈舊聞於治道可以興滯補敝復古至道條畫本末繁如也 本朝名公鉅卿不可縷數然自



常布而名動宇內者不過數人公自為舉子業其所論著如  
六經論等文所在流播幾於家有其書蜀中文學最盛讀之  
者無不動色文體為公一變至傳入夷貊視前賢為尤盛乾  
道六年始入太學士無賢不肖歛衽下風八年公之高弟蔡  
公幼學為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次之薛公叔似鮑君繡劉  
君春胡君時等皆鄉郡人非公之友則其徒也尤為一時盛  
事既登甲科朝野想望風采授泰州教授以歸叅政龔公茂  
良帥江西以書幣招之願與定交公曰此古人羔鴈之禮不  
行於世有年矣善辭之未赴會太學錄闕求之者衆龔公實  
行宰相事奏

孝宗曰待次不改闕初官不堂除 陛下良法也太學錄一  
闕而睥睨者衆臣欲擇取名儒為士林所推者越拘攣而用  
用則人自服矣 上問為誰以公對 上曰是朕所素知者



除命一下果無異辭就職幾月 車駕幸學政承奉郎龔公  
既罷政亦浸有相嫉者添差通判福州帥相梁公克家得公  
喜甚以政委之公亦悉心裨贊不事形迹卒以專擅論罷時  
淳熙七年也尋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桂陽軍間居八年始  
赴郡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事就遷轉運判官改兩浙西  
路提點刑獄公在桂揚蠲除宿負罷弛斛科倉司則補糴諸  
郡米至十萬斛漕司亦蠲錢數萬緡力講荒政所及者廣進  
登極銀三千兩屬力救荒力不能辦申請減額損三之二實  
惠遂及一方以服勤使事嘗感寒疾至是以奏事再入脩門  
鬚鬢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嘆曰幾年陳君舉尚可使外補  
邪奏留為吏部員外郎初對 上曰卿去國幾何朕時欲見  
卿久矣知卿學問深醇有所著書進來時 上臨朝淵默罕  
有 聖語公敬謝而退以周禮說進擢祕書少監訓詞曰朕



日御便朝廷見郎吏有郎白首色夷而氣溫儼者贊其名則  
汝傳良也朝列傳誦實黃公裳之詞也兼實錄院檢討官

皇子嘉王府妙選官察以公兼贊讀未幾除起居舍人兼權

中書舍人期年始廷起居郎紹熙末年 龍樓問寢不以時

自大臣而下更進讜言從班多連名騰奏或同班叩請公自

以受不世之遇必欲身任其責請對直前幾無虛月劉切痛

憤指陳利害無所不用其至蓋嘗贊 嘉邸為 中宮言之

又嘗奏疏謂臣等在 王邸於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

倫天地之正義以開導賢王而 會慶闕上觴之禮長至虧

稱賀之儀區區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行之化紙上之習必

不如家傳之法今既上失 三宮之歡則臣等講讀皆為空

言矣其餘骨鯁之言有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者上終不加譴

而言亦不用一日奏云 陛下屢許臣以出又令傳旨於廟



堂而復不然臣貪戀厚息未忍決去容臣退思補過更圖入  
奏若不垂聽則有致為臣而去耳又從而草奏曲盡事節犯  
顏極論度 上意不回遂上掛冠之奏 上雖不受 玉音  
賜可公即申省乞致仕宰輔留之不可既行授祕閣修撰  
嘉王府贊讀 皇上御極以中書舍人召還兼侍講兼直學  
士院同國史院修撰謂可以行素蘊矣而言者指其學術不  
正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復劾其在 太上  
朝奏對狂妄降三官罷祠嘉泰二年叙復元官再昇祠祿遂  
除泉州以病力辭至再除集英殿修撰病革謝事遂有次對  
之命十一月十有二日終于里第享年六十有七積官至朝  
議大夫爵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張氏名幼昭字景  
惠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女以婦德著聞先公九年  
卒子男二人師轍迪功郎安豐軍壽春縣主簿師朴承務郎



女七人長造迪功郎監鎮江府淩口茶庫潘子順次造從政  
郎新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造迪功郎處州州學教授林  
子熙次造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冲次造進士張紹次  
造進士張疇一尚幼令人葬於前山開禧元年三月庚申二  
子奉公之喪合馬嗚呼以公之抱負偉傑學博而精觀書別  
有高識作文自出機杼類非今人所可企及求之古人亦未  
易多得也受知三朝掌內外制經帷史館不為不遇而名  
高多忌卒不得究其經世之學為可痛也公行誼著于鄉曲  
述作擅于當世不待屢書敢按其論奏之大者列之然後知  
其非諛墓之詞也公之赴郡免奏事而去歸覲光宗以舊  
欲奏之孝宗者陳之蓋公憂國之心澤民之具其說不易  
謂藝祖創業垂統無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澤裕我後人  
則專以愛惜民力為本攷之故牘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



間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  
十八萬計在州縣不會古所謂富藏天下者也諸道上供隨  
所輸送初無定額留州錢物雖盡曰係省而不盡取大中祥  
符元年三司始奏立上供稅額熙寧用事者始取 藝祖之  
約束一切紛更之新法既行增上供之額一倍至崇寧遂增  
數倍此特上供耳其它雜徭熙寧則有令項封樁元豐則有  
無額上供宣和之經制紹興之總制月椿皆至今為額而折  
帛和買之類不與焉茶引盡歸都茶場鹽鈔盡歸權貨務秋  
苗以十之八九為綱運是皆不在州縣於是取之斛面取之  
折變取之科敷抑配賦罪而民之困極矣方今之患餉夷狄  
蓋天命水不冰在民力之寬不寬豈不甚可畏哉 上曰莫  
急於此但以處置為難公奏第三劄子乃是處置之說既奏  
褒美再三其大畧曰 嗣位之初詔為寬民置局講究而民



窮如故蓋以裁抑細微或蠲空張之數未有以稱明詔慰民望也 國家財力竭於養兵又莫甚於江上之軍故每欲省賦朝廷以為可則版曹不可版曹可則總領不可總領可則都統司不可以謂之御前軍馬雖 朝廷不得知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預中外勢分職掌不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得乎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事出一體而後可議寬民力矣轉對又論 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以上書人文字今知制誥看詳升降以次對章奏下尚書省叅詳人主所自擇不過臺省長官豈不甚易行哉又嘗論役法謂免役錢者本以恤民使出錢雇役而逸其力也自罷募戶長壯丁而取其錢今隸總制之類於是役者白著而法不得不壞保正長催科是以保甲法亂役法而行之也熙寧自有役法五等簿是



也自有保甲法魚鱗簿是也五等則通縣計之魚鱗以比屋  
計之保甲但以機察盜賊與免役初不相關熙寧七年始以  
保丁充甲頭催稅而耆戶長壯丁之屬以次罷募利其雇錢  
而封樁之法起矣元豐遂著為令以甲頭同大保長催科元  
祐匆匆復舊隨即紛更至紹聖二年催科悉用大保長役法  
轉而為保甲嘉祐以前固無此法至此又非王安石之舊特  
章厚為之今士大夫耻言安石之為人指章厚為罪魁而方  
世守其變亂之餘以為成憲萬古設法一安石能改之章厚  
能力行之此斯民最大之害乃若出於三代之舊而莫敢議  
有議之者則付之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申嚴行下此臣  
尤所未喻也誠能不以保甲法亂後法雖未足以盡寬民力  
亦可謂至息矣進故事以真宗詔兩浙福建荆湖身丁錢並  
特除放其論尤詳以為減折帛不如身丁切於窮民此皆公



平時考古驗今可舉而行非若泛然美觀之言卒不得見於  
用若其封還詞頭遇事輒發未易悉數如請還黃裳給事中  
則引唐呂元膺紹興程瑀以為比論張子仁之建節則請先  
處分留正之去留吳挺之除代而其甚難者莫如陳源與率  
逢原二者源之貫盈幸不及誅忽除內侍省押班瑣闥攝事  
者繳章五上人皆傳誦大臣力請觸雷霆之怒幾不自全一  
為書行公議沸騰黨與凶焰不可嚮邇而公獨當之逢原麓  
暴恃有與援所至克橫其在池陽幾至軍變為總領鄭湜所  
發按其偏裨 上命樞臣鐫戒方待罪間自副統制升都統  
公又論之源供職自如而詞命不行終不得俸逢原先被宣  
劄已自書銜而公於二者執奏再三終不奉 詔以至乞身  
而去公去未幾而 內禪子仁訖不得節鉞源亦罷去逢原  
以病廢惟此三事無敢嬰其鋒者公神色不動來則繳奏旁



觀者為之寒心而外間罕知之者鑰與公同生於丁巳少我  
九日自分教東嘉為布衣交義兼師友後雖一同朝蹟而情  
義日篤一旦同在西掖同攝北門相與如弟昆然至於同寅  
協恭尤非他人之比 藝祖東嚮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  
百年之禮而臺諫有異論鑰極論之丞相趙公宣 旨鑰又  
執不可公從旁力贊其決而事遂定謝知閤淵以 太母之  
弟有 旨請給等依祿格全支公已書行而鑰駁之再 命  
特與書行公上奏先具鑰之駁章且曰樓鑰駁章委是允當  
始知臣失於點檢不及論奏若更書行臣有三罪一則迎合  
聖意不敢執奏二則衝改 揮使有司無所馮守三則耻  
過遂非無見善則迂之義欲望追寢 御筆仍正臣鹵莽之  
罪其事遂已嗚呼孰有負重名於時致身至此而服義引慝  
同濟公議如公者乎汲引人才如恐不及在湖南應 詔薦



宋文仲吳獵蔣礪楊炤在朝則薦朱熹葉適吳仁傑王明  
清修史苟知其賢不復以私嫌為忌其他成就延譽使就聲  
名者不知其幾也博極羣書而於春秋左氏尤究極聖人制  
作之本意左氏翼經之深旨著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蓋  
經止獲麟孔子卒傳止韓魏反而喪之之後殆未有此書也  
願見不可得則曰此吾身後之書近既得之誦讀不已不揣  
而為之序其門人遂以銘為請鑰欲述公行事或恐有觸忌  
之嫌自以投閒十有三年已挂衣冠視蔭幾何知公為最詳  
若畏避而沒其實豈不負吾亡友會稿未集而病深恐溢先  
朝露不究此志小愈遂扶僮而畢之公風度高遠動輒過人  
詩律之精深字畫之適媚登覽高致吟諷低昂親之則使人  
意消王謝韻度尚可想也方主上在宮邸時寮案以詩為  
壽惟翊善黃公與公之詩皆有諷諫上為置酒各親書所



上詩謝之公後嘗奏知以御札登諸石而跋其下以其藁示鑰未及刻而公歸訪求此藁不可復得猶記其略云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救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蓋頌者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救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鑰讀之為之感咽嗚呼此又先儒之所未發也銘曰

温居瀛壖 儒學之淵 間氣所鍾 挺生斯賢

向舒金玉 游夏淵源 羣書博極 本末貫穿

退然布衣 名震八埏 晚登周行 帝席為前

典刑其存 訓詞是專 王邸甥陸 史館經筵

獨當雷霆 力欲回天 經世澤民 齋志終焉

天之生才 夫豈偶然 儲神毓秀 其必有年



宦匪不達 受才則全 道之不行 賴有遺編

後有百載 復見儒先 哀哉止齋 見此銘鐫

宋故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

公諱傳良字君舉姓陳氏其先自閩徙温州瑞安縣之帆遊鄉至公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皆有隱德考彬深於易學潔行自晦鄉里稱為長者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公英邁不羣疆學篤志其為文出人意表自成一家人相與傳誦歲從游者常數百人宗正少卿鄭公伯熊大理正薛公季宣皆以經學行義聞于天下公每見二公必孜孜求益脩弟子之禮一日與薛公語恍然若有所失乃獨潛心易論語二書求古聖賢所以窮理盡性之要近思深探弗造其極致弗措也既而薛公客晉陵公往從之薛公與公語合喜甚益相與考論三代秦漢以還興亡否泰之故與禮樂刑政損益



同異之際蓋於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講經年而後別去還  
過都城始識侍講張公栻著作郎呂公祖謙數請問扣以為  
學大指互相發明二公亦喜得友恨見公之晚是歲乾道六  
年也其秋入太學國子祭酒芮公擘雅聞公名親訪公于所  
隸齋見其二子且即以公為學諭俾為諸生講說經義公以  
非故事固辭芮公不可公遂謁告去從容天台鴈蕩間益究  
其學越二年禮部以名聞 孝宗方銳志治功慨然慕唐太  
宗之為人於是臨軒以太宗事策新進士公對言 陛下有  
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是以十有  
一年于茲而治績未進於古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  
有懷不敢盡且以太宗求諫崇儒等事反復規諷其言深婉  
切至有司竒之將請寘第一或議不合猶在甲科當是時公  
名震天下其文流入夷貊授迪功郎泰州州學教授未赴參



知政事龔公茂良為孝宗稱公之材特除太學錄車駕  
幸學改承奉郎居歲餘力求外補呂公方在三館謂公曰盍  
少留公曰出處之義不敢不謹其始也添差通判福建丞相  
梁公克家領帥事委成于公公為之畫凡一路若郡所當興  
廢及訟獄之曲直一裁以義無所回屈疆禦者不得售其私  
始忌且怨州人有方在諫省者論公罷之居二年主管台州  
崇道觀又二年差知桂楊軍又三年乃之官居閒既久日覃  
思於六經將有所述以開後學一室蕭然與士友終日澹如  
也治桂楊首為教條戒其吏以徙善遠罪諭其民以孝弟婦  
睦人感公德意不嚴而化蠲民宿負及縣月輸之未入者九  
廩藏受輸以例取贏者悉裁之明條目簡文移縣得達情於  
郡而吏無所容姦郡計自裕歲小旱預出錢糴于旁郡置數  
場以糴已復糴循環不乏又聽民以新易官粟或就役于



官食其力民無飢者連帥潘公時以緡錢五千助糴公益以郡錢立式貸之約歲登償及期不復索光宗受禪除提舉湖南常平茶鹽去郡老稚遮送不絕明年就除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子孫者率以異姓為後吏利其貲輒沒入之公曰使人絕祀非政也况養遺棄固有法存其後者幾二千家潭州常平粟且四十萬而全永道等州數絕少無以備歉歲公曰移多益寡使者職也既掌漕猶攝使事乃令諸州各留歲運粟以益常平以潭之常平代其輸郡告乏者減其送漕司之錢民輸折苗錢重為損其直潭州櫛州市酒課歲嘗至緡錢二十萬遂以配于民為額公攝州事按舊籍頓減之民得少紓改提點浙西刑獄過闕留為吏部員外郎論對奏言藝祖皇帝垂裕後人專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藝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



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他雜斂則熙  
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鬪額之類今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  
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  
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  
務秋苗斛斗十八九歸於綱運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民  
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  
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 陛下宜以救民窮為已任推行  
藝祖未泯之澤以為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  
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  
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  
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  
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  
無異則中外為一體中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 上



從容嘉納謂公曰朕思見卿久矣卿學問深醇著書必多可  
悉以進也遂遷秘書少監公進周禮說以格君心正朝綱均  
國勢為目目各四篇兼實錄院檢討官選兼 皇子嘉王府  
贊讀公以為王者之學經世為重 祖宗成憲尤當先知  
乃纂次 建隆以來行事之要為 王講誦大指每至立  
國規摹必歷叙 累朝因革利害附見其下本末粲然如示  
諸掌紹熙三年十二月權起居舍人四年正月兼權中書舍  
人先是 上少不豫群臣奏請或弗時決公言一國之勢譬  
如一身少有壅底便生疾恙若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  
人人心益玩主勢益輕設有姦險乘時為利則中外之情不  
接威福之柄可移雖是擅傳旨揮將亦無從覺察 陛下何  
不務自寬大以怡精神出則從順動之宜居則享燕聞之福  
而乃徒速無故之謗且貽萬一之憂哉又言人主不自疆則



讒間迎合之計得以乘之因其厭省覽也則有以好名之說  
中傷忠謹因其憚改作也則有以生事之說沮壞事功凡若  
此皆讒間也因其近聲色也則有以勿問外人之說固結宮  
禁因其樂燕飲也則有以勿親小事之說竊弄威福凡若此  
皆迎合也讒間之計中則君子日踈迎合之計中則小人日  
親而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如是而天下不多事者  
未之有也給事中兼嘉王府翊善黃公裳以封還除目改  
兵部侍郎公言給舍封駁是謂官守若以為是則當聽從若  
以為非則當罷黜今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是非不明賞罰  
倒置不謂清時有此過舉乞令裳依舊供職以釋在廷之疑  
池州副都統制率逢原就除都統制公言逢原專橫括剋士  
伍咸怨淮西總領鄭湜姑按其偏將以警之逢原懼而自劾  
方詔放罪不應信宿之間遽有遷擢詔依已降旨揮公復



繳論之陳源除入內侍省押班給事中駁之不可以書讀  
矣公言源僭侈專橫得罪高宗投竄遠方籍入家產及許  
逐便以來間有恩命則臣僚相繼論奏悉蒙開納今瑣闥迫  
於天威電倂書讀臣必不敢奉 詔草詞 內批張子仁除  
節度使公言留正輔相初政于今五年待罪郊外而去留未  
決趙雄以前宰相起帥江西抱病告終而恤典不及西陲擁  
兵十萬吳璘物故擇代不可不謹恤終不可不至而屏去申  
奏以為失實當此時也乃遽獨加息於勲舊之家輕重不倫  
先後失序臣深為聖明惜之 詔子仁係勲臣子可與書行  
公又言報荅舊勞孰與輔初政者之為親矜憐後裔孰與專  
帥閫者之為重 陛下儻下察末議少霽威嚴天意豁然辟  
疑冰釋事關廊廟則立賜施行憂在疆場則亟湏處置庶幾  
國家尊榮朝野欣豫奏雖不報然陳源竟不命詞張子仁亦不



果授越。是歲十二月遷起居郎。公言：「陛下覆護臣子，容忍不棄，而不務明其去就之誼。比有以臺官察率屬者矣。陛下皆出之，俄而並召並用為卿將，孰是孰非耶？有以後省駁從班者矣。陛下為罷給事中，已而並除職名，一去為郡一為王府官，然則是俱有罪耳。有以諫官疏大臣者矣。陛下欲並用之，大臣乞去不得，請諫官乞去又不得，請然則是俱賢耳。至如臣不度踈賤，論奏內侍不當為知省官。陛下雖納臣之章，不行詞，不賦祿，而其人至今出入禁闈，與見任無異。則是中書後省與黃門相持不決，尤所未喻。願陛下明人臣去就之誼，自不肖臣始時。上疾猶未平，重華之朝稍闕大臣而下交進，更諫公自以受知最深，每入對必以父子天性及古今禍福安危之際委曲開陳，期以感悟。上心亦為之動及。孝宗有疾，公踰旬三請對，以為兩年以來



以不過宮諫者多矣。陛下間或聽之，亦無過勉疆一出臣  
獨私念。陛下特誤有所疑，積憂成疾，以至于此。每於陛  
下心事之間，反覆開明，至於深入切中。陛下為臣傾倒，一  
無隱情。然而今日確許，明日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  
以疑為信，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公敷奏剴切，  
上未能聽，因面乞納祿，不許。最後復言：「今天下本無事，而  
陛下以憂疑失人心，若聖意釋然，則群情自解，轉禍為福，不  
過反掌之間。」臣言不足聽，當永辭闕庭。是以復論人心可畏  
之說。願陛下亟圖之。是日公論諫益切度。上意弗回，乃  
上致仕之奏。上曰：「甚好甚好。」公退，則申尚書省，自免而歸。  
改祕閣，修撰復兼嘉王府贊，讀公辭不拜。今上受內禪，  
三日，詔公歸班。又四日，除中書舍人。公三辭而後受。未至  
命兼侍講時，方博延名德之士進諸朝廷。知潭州朱公熹



卷之四

召為煥章閣待制侍經筵與公同日造朝班行相慶公入見  
 首言 陛下嗣守不圖宜上稽 孝宗明斷總攬之政兼體  
 上皇隆寬不自用之義參酌 兩朝治體擇其為天下後世  
 便者兼行之 詔知閣門事謝淵係 皇太后親弟特給全  
 俸今同知樞密院事樓公鑰時為給事中封還錄黃公言樓  
 鑰所駁尤當望追寢前命臣失於論奏乞正鹵莽之罪因言  
 陛下臨御未久每事當遵守法度近因臣下妄有陳乞往往  
 直降 內批或與差遣或添請給人從深恐自此浸開侍  
 門願 陛下念付託之重加兢懼之誠九宮禁請求斷勿  
 垂聽兼直學士院會有 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公請對將陳  
 其不可 詔俟別日宣引公連疏言朱熹三朝故老難進易  
 退欣慕聖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為得人則進退之間豈  
 宜容易 內批之下舉朝失色臣不敢書行後四日 詔朱

上諭之集卷之四



熹進寶文閣待制與郡未幾以公兼寶錄院同修撰公以史  
事宜有專官再辭不許阜陵復土 上始自 重華宮入居  
大內公首請增置諫員收用恬退之士詔問民間疾苦 上  
雅敬公每對必虛已以聽始上在潛邸察宋因誕日以詩為  
壽公與翊善黃公詩皆以開導德性冀有所規益 上感二  
公意各親書其詩謝之於是 上屢趣公為跋語刊石同進  
者以 上眷公厚始多忌之知閣門事韓侂胄浸竊威福倚  
言路以排斥忠正有上章詆公者 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慶元二年夏言者復交章詆公 詔降三官罷官觀公屏  
居杜門一意韜晦榜所居室曰止齋日徜徉其間賓至則相  
與講論經史亶亶不厭故舊之在朝者或因人問公起居公  
皇恐遜謝而已嘉泰二年正月 詔復元官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三年起知泉州公以疾力辭許之授集英殿修撰疾



益侵請謝事授寶謨閣待制以其年十有一月丙子卒于家  
屬續酌酒與兄訣疑然而逝年止六十有七積階至朝議大  
夫爵永嘉縣男計聞贈通議大夫娶張氏主管禮兵部架閣  
文字孝愷之女封令人以婦德稱先公八年卒子男一人師  
轍承務郎新監臨安府鹽官縣買納鹽場師朴承務郎女七  
人長造迪功郎新光化軍司理參軍潘子順先卒次造從政  
郎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造迪功郎新處州儒學教授林  
子熙次造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冲次造進士張紹次  
造進士張疇次未行孫女一人開禧元年三月庚寅師轍等  
奉公之喪合葬于所居前山令人之兆公剛毅洞達寬博樂  
易其為學先於致知充以涵養默識自得不可企及而篤於  
躬行周於人情事物兼博約貫精粗不倚于一偏與同志論  
學必以兢業為先蓋其所自用功處也事兄恭謹終老不懈



自奉清約閨門肅然其接人委曲周盡人人得其歡心汲引  
後進如恐不及小善曲藝獎予無倦士多不遠數千里樂從  
公遊公隨其所長誘掖磨琢以成其材在湘中奉詔薦湖廣  
之士以今四川安撫制置使吳公獵為稱首其他如宋文仲  
楊炤蔣礪皆一時之選及在後省丞相留公正知樞密院事  
胡公晉臣數訪人物公為言某人有德某人有材宜兼收而  
器使之毋有所偏廢二公以公言多所引用公未嘗以語人  
也公早有重名媚疾者衆往往為謗語以中傷公故當

孝宗有為之時 主上顛治之始而不得少安於朝退而家  
食者前後且二十年比 上念公起鎮名藩天下期以復用  
而公已病篤矣卒之日室無餘貲田不過二頃其葬也賓友  
朋之賻以集事然後誘沮公者始皆愧服公在三山閱故府  
所藏 累朝詔條九財賦源流 國史所不盡載者考之悉



得其要領常以為祖宗德澤深厚而後來有司乘時易令  
取民之數乃過於前代宜有以變而通之故一見光宗首  
陳其要及轉對則乞議免役錢進故事則乞除身丁錢至  
上初親政則又乞出內帑助版曹經費少寬催理以紓民力  
然皆言之而未及用天下不少被其澤也公既沒之四年  
上誅韓侂胄盡黜其黨一時故老為侂胄所排斥者枚用略  
盡使公尚在得復見上以素所考論次第條奏見於施行  
其所補豈有淺淺哉公有毛氏詩解詁二十卷周禮說三卷  
春秋後傳十五卷左氏章指三十卷讀書譜一卷建隆編一卷  
制誥集五卷文集三十卷公深於春秋其於王霸尊卑華夷消  
長之際及亂臣賊子之所由來發明獨至又以為左氏最有功  
於經能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故作章指以明筆削之義  
樓鑰為之序曰自有春秋以來蓋未有此書也平生篤於學



易嘗為之說而未及就幼學未冠從公遊朝夕侍側者且十年公愛而教之勉以前輩學業幼學雖不敏然佩公之訓不敢自棄每視公以為出處知公獨詳敢狀其言行之大略以

上於太史氏謹狀  
嘉定元年十一月日學生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蔡幼學狀

宋故通議大夫寶謨閣待制陳公墓誌銘 龍泉葉適撰  
公姓陳氏諱傳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講城南茶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蕩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敗奇意芽甲新語懋長士蘇醒起立駭未曾有皆相號召雷動從之雖廢他師亦籍名陳氏由是其文擅於當世公不自喜悉謝去獨崇敬鄭景望薛士龍師友事之入太學則張欽夫呂伯恭相視遇兄弟也四方受



卷之四

業愈衆乾道八年策進士殿臚定公對第一奏入不果用教授泰州 朝廷難以銓法持之遂除太學錄將召試館職復不果使告公將以為編修官公辭焉通判福州右正言黃洽引王安石事劾公罷主管崇道觀知桂陽軍或言知名士廢不用凡三十三人公為其首執政病之稍遷提舉湖南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浙西提刑吏部員外郎去 朝十四年至是而歸鬚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歎號老陳郎中 光宗逆勞曰卿昔安在 朕思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 朕遷祕書少監兼實錄院編修官皇子贊讀歷起居郎舍人兼中書舍人會 上疾不能觀 重華公陰諷顯諫危論婉說因乞致仕出殿不返舍改祕閣修撰復兼贊讀不至 今上即位除中書舍人侍講同實錄院修撰直學士院 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公言不顧行提舉興國宮居二年察官交趾削秩罷時慶

世宗文獻皇帝



元二年也嘉泰三年始復官再為興國宮知泉州詳授集英殿修撰待制寶謨閣三年十一月丙子卒開禧元年三月庚寅葬于旣遊鄉澗村前山距家巷語可達也夫人張氏封令人子師轍師朴師朴承務郎師轍新監鹽官買納場潘子順薛師雍林子熙徐冲皆婿也既仕未仕者張紹張疇未嫁者一女孫女二人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已兢畏為主敬德集義於張公盡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復論之而呂公為言 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學之本末內外備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詢世舊繙吏牘蒐斷簡采異聞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絲組之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間呂公以為其長不獨在文字也公既實究治體故常本原 祖 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利還之於民省兵薄刑期於富厚而稍修取士法養其義理



廉耻為人才地以待上用其於君德內治則欲內朝外廷為  
人主一體群臣庶民並詢迭諫而無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之  
所以為盛皆可以行於今世視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氣力  
負荷之華藻潤色之而已也嗚呼其操術精而致用遠弥綸  
之義弘矣蓋魯有臧文仲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晉有叔向四  
人者當周之末造能新美舊學而和齊用之尊奉前聞而斟酌  
行之不啻於古不狃於今是能輔當時而傳後世此春秋  
名世之士孔子之所賢者也今公亦考元祐慶曆上極建隆  
以達于紹興之後將擲理弦續起廢疾解倒懸而煥休之使  
公而得盡其用則未知於四人者孰先後也始公以盛名天  
下歸重意其將有為矣其錄太學也議科舉赦法頗縶括之  
而已然而拘於常而習於故者以為異矣其倅福州也平一  
府曲直使不得隱而已然而畏其明而苦其決者以為專矣



流言轉易應和喧然而公之道不得行矣 孝宗嘗於禁中  
從容讀公所論著 光宗嘗因直前獨對許公且大用及  
今上御極有講堂之舊招來初載有咨謀之美然而讒之慘  
者奪其眷忘之巧者蔽其知而公之身竟以斥矣如彼四人  
者使其君臣之際上下之交不遂靡然為時所向而謗譽雜  
於朝市疑信異其始終則夫功烈之成就曾不能萬一而况  
其有大於四人者乎此余所以歎其開物之易而周身之難  
成名之厚而收功之薄也悲夫公葬四年吏部侍郎蔡行之  
始狀其行於太史行之從公蚤載之詳余亦陪公遊四十年  
教余勤矣故揭其平生大指刻於墓上以記余之哀思而行  
之已載者不復述也銘曰

嗚呼陳公未壯而興群士驚奔米師來承三代統紀漢唐  
制度百世雖遠一二以數事所於終德復於初發為辭華



乃學之餘內聖外王本末鵬織春秋四人孔子所嚴建隆  
之元實為下武斟酌損益可繼堯禹天欲平治必待其才  
生之甚難莫我肯培名胡忌高實奚惡富裂棄文錦縫彼  
敗素寄印如纍其說云云擁書如林其樂欣欣有橘之煎  
有齒之芬有挈其舟音遠不聞我瞻澗村此矣南塘二物  
則存公乎在亡

止齋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五十二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山縣文集卷之三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附錄卷

民論

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而無可畏之形者難見也易圖者亦易應難見者必難支故明智之君不畏夫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搖撼於敵國之變其變之遲者其禍大而患在於內者必不可以復為也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君狃於民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嗟夫民而至於見其可畏其亦無及也夫秦之先蓋七國也自孝公至於莊襄亟耕力戰存食諸侯之境歷七世而并於始皇之手吁亦艱矣始皇唯知天下之難合而其患在六國也故危其社稷裂其土地而守置之以絕內爭之憂中國不足慮而所以為吾憂者猶有四夷也於是郡桂林城礮石頸繫百粵而卻匈奴於千里之



外始皇之心自以天下舉無可虞足以安意肆志拱視於嶺  
函之上而海內晏然者萬葉矣而不知夫天下之大可畏者  
伏於大澤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睥睨覘覷者已滿於山  
之西江之東也一呼而起氓隸雲合雖邯鄲百萬之師建瓴  
而下而全關之地已稅駕於灞上之劉季矣嗚呼秦以七世  
而亡六國而六國之民以幾月而亡秦以秦之強不能當民  
之弱天下真可畏者果安在乎人君不得已而用其民以從  
事於敵國可不懼哉

舟說

吾子知舟之所以致遠乎九治大舟其擣以負艚欲其屹乎  
其不撓也其艚以擴風欲其驚乎而不靡也其柁以轄乎軸  
欲其壯以斂奔也其磴以扼乎艚欲其堅以鎮浮也其維以  
繫欲其固而莫之脫也其權若篙以權欲其勁而莫之折也



其篷以却雨欲其績密而厚也其楫以捍濤欲其端方以宰也而又樓焉以達遠戈焉以禦害則以航于川以實萬斛肆千里行遭匯洑松亂石晝晦冥大颶掀而無虞不然而斬杙以檣之裂席以舳之績綆以維之折竹以篙之編蒲以篷之冒而航焉以幸一濟之不覆則溺嗚呼君子者濟乎世之舟也而溺乎其器以空中之質冒焉而求速能不覆且溺邪今吾子之舟其才良而文其器厚而深吾所望乎致遠者也雖然其所待者闕如也吾子而能豐其所中而不倚為檣大其所受可則舒否則翕也為舳截乎其所以守徑乎其所以趨為舵正於動引而不發為楫某人宜師某人宜友擇而附麗焉為維勇而不懈乎進為樞若篙謹重以屏其患焉為蓬峻整以遠其海焉為楫則吾始無虞於子不然其以致遠也始也哉吾聞子試于學驟先諸先登吾固憂其挾少年之弱器以其



空中而幸然於一濟冒焉而遂求速也詩不云乎譬彼舟流  
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違假寐以吾子學夫詩也於是乎贈舟  
說

責盜蘭說

子寓梓溪一夕友人以園隅蘭芳告予往視之愛其美而憫  
其不知於人也遂出置于庭數日香無聞欲去而猶遲之既  
卒以不香遂目之曰盜蘭而語之曰吾聞鼠有似豹大小異  
形吾得以辯其為鼠鳥有似鳳赤紫相間吾得以辯其為鷲  
石雖似玉疵而不醇吾固知其為璿草雖似苗秀而不實吾  
固知其為莠彼固有近似吾惑之今汝蘭其形蘭其色花簪  
焉而癭葉修焉而特吾乃薤茹慮剪荆棘出汝於散地置汝  
於坐側汝乃假蘭之名之蘭之德猶如其臭若如其賊吾方  
故竊其近似以自欺深其偽而難測者也向使漢宮舍汝何



以對乃辟楚人舍汝何以祛乃祥鄭君失汝何取乎七穆之  
端屈原去汝何誇乎九畹之芳然則汝之盜蘭而香亦何異  
人之盜儒而實亡吾試言汝以證夫人陽短石顯盜吾公也  
陰附王鳳盜吾直也釣名布被盜吾儉也伏死諫墀盜吾忠  
也託經以媚婦盜吾學也口聖賢而行市人盜吾誠也是皆  
君子近之而不知說人主俯之而不覺其姦此社稷所以危  
覆忠良所以凋殘吾今可置汝於中庭是君可置斯人於百  
官也吾故劾魯司寇誅少正卯之義戒鄭寤生去叔段之難  
亟命除汝汝其何安蘭曰伏辜願屏園樊

戒河豚賦

余叔氏食河豚以死余甚悲其能殺人吾邦人嗜之尤切他  
魚余嘗恠問焉曰以其柔滑且甘也嗚呼天下之以柔且甘  
殺人者不有大於河豚者哉遂賦之



物固有害人兮人之勝者智也牛能觸吾為之絡馬能蹄吾為之銜且轡也烏喙之毒用之藥以治也虎豹搏且噬也機與筭足以備也蛟蜃可駭兮蛇虺魃蜥可避也雖其質禍賊兮名彰莫余偽也是故防之疑兮待之懼也吁河豚柔滑其肌兮旨厥味也孰魚匪羞兮而柔以甘人同嗜也曾謂其斃人亟兮孽肝膽慘腸胃也人雖疑致死兮饋者弗忌也吁嗟乎物之害人兮不在乎真可畏也凡蓄美以誘人兮蓋中人之所利也余誠悅而啗兮彼則陰以其毒也滅殘忍以為仁兮文嫵媚忌也甘我以言兮鼠伺而狐覷也笑怡怡吾蠱蠱兮弱婉婉滅人之氣也富貴懷安吾鴿兮幣帛饗牢吾餌也吁嗟乎愛者禍府兮所玩以易也兵莫慘於貪兮干戈伏於不意也晉滅虞以璧馬兮商君以好囚魏也莽詐忠以盜漢兮武賊養以媚也耶河豚其弗戒兮欺天下者曰得志也吁嗟



乎若子豢安兮擲天下於一試也

文章策

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文人也  
不以文論人也非無文法也不以文為法也  
是故文非古人所急也古者道德同  
而風俗一天下未嘗惟文之尚也學校進士無文教也鄉黨  
選士無文科也朝廷爵士無文品也士之有文皆涇養之素  
而談笑之發蹈履之熟而議論之及非有意也是故雖其所  
出而非其所為雖其所有而非其所知文之在天下郁郁矣  
昔者嘗疑夫子於詩之三百篇斷之一辭則曰思無邪夫易  
也書也春秋禮樂也皆其無邪思也而聖人獨及夫詩蓋思  
而得之聖人謂是以為天下之文也出於數人之手非一人  
也出於數十國之風非一國也出於數百載之間非一世也  
或出小夫賤隸非止於學士大夫也或出於暴政霍世非止



於寬時暇日也而其辭其義粹焉一軌上之化深下之化厚  
固如此也嗚呼道盛則文俱盛文盛則道始衰矣射策之晁  
錯不如木強之申屠談經之公孫不如韞愚之汲黯自漢以  
來甚矣文之日勝而士之俗日漓人才之日乏而國家之日  
不理也華藻之厚而忠信之薄也詞辯之工而事業之陋也  
學問之該而器識之淺也吾不意夫文之為天下患如此也  
漢之文揚雄其尤美新之作庸人耻之唐之文韓愈其尤諛  
墓之誚在當時固不免嗚呼他何望哉愚方惟是自獻而先  
生辱問焉故愚不敢道其末而願聞其本惟先生賜之

守令策

古之天下無冗官亦無窮人無倖法亦無怨吏夫官不濫則  
人無滯歎法不屈則吏無滿心勢亦然也而官若是其甚簡  
也敷奏賓興又若彼其衆也法若是其嚴也黜陟用廢又若



彼其果也以其甚簡之官待人才之衆以其甚嚴之法行賞罰之  
果而人無滯歎吏無不滿之心何也上之入無愧則下之人  
無憾也用者必公則未獲者不敢議也顯者必賢則繼者不  
敢覬也內之者非所昵則所外者不敢浮也遠之者非所怨  
則所邇者不敢偷也是舉天下之官皆可以用人抱關擊柝  
府史胥吏士不耻為也嘗觀周公立政之書論文武得人之  
盛而至於夷微盧之丞三毫阪之尹比皆有常之士而其選無  
異於三宅彼皆遠方也皆卑職也遠方非要地卑職非顯仕  
而天下之美材居之宜亦有所不安焉而莫之問者何也有  
君如文武非棄才之主有臣如周公非蔽賢之相則遠之非  
踈之卑之非薄之也且夫周公大聖也天下所共知也而諸  
侯無伯則出為東伯六卿無宰府為冢宰畢公大賢也亦天  
下所共知也而周公不沒則未得以為伯則未得以為監商



聖如周公而下闕人也則降而為之不以為辱賢如畢公而  
上有人焉則淹而留之不以為恨天下之不聖於周公不賢  
於畢公者又何擇也愚故謂今日難於久任非誠難於久任  
也難於外任非誠難於外任也以古之官視今之官則今冗  
也以古之法視今之法則今倖也以其甚冗猶苦其不足以  
其甚倖猶苦其不平無他下有所要者上有所畏也用者未  
必公人固不恬於退也顯者未必賢人固不屑於小也內之  
者或所昵人斯競於求也遠之者或所怨人斯難於去也夫  
如是則盡今之官應今之人廢今之法娛今之吏天下日愈  
嗷嗷矣嗚呼天下非怨吏之可畏也今日遷某守明日易某  
令其擾則妨民其費則傷民其無意於留而苟簡於治則弊  
民其自以為亟遷而求足其欲則又困民故夫吏之便民之  
病也有便民之法而又有不便吏之憂愚所不敢知也故凡



執事之三策惠不暇憂而所深憂者上有所畏則下有所要也

收民心策

漢文之仁不在復租而見於復租周官之仁不在荒政而見於荒政武王之仁不在散財發粟而見於散財發粟聖人之仁其積之有源其發之有機其所以厚天下無窮而見於郵天下者特其有限者也天下之人不以其有限之施而致不足之望而常以是信其無所不愛之心而懷不盡之感者蓋於其所發占所積聖人之心始形見乎此夫媒人而盛譽之人不以為喜役人而強飯之人不以為德何也媒之而譽之吾固有所私也役之而飯之吾固有所利也故夫一譽之及必謝者必其無所私之之初一飯之施必謝者必其無所利之之素聖人之仁形見之日而天下吾戴者非其形見之日



也其心無所事於形見之末而所召之速則形見其機也昔  
嘗恠宣王咎已之急辭罪歲之缺望夫咎已之急辭生於自  
治之不足罪歲之缺望則又窮焉而尤天也而中興之雅實  
先是詩序詩者頌以為中興之根本何也彼其心未有係天  
下之心也宣王之機所藏者甚微而澤之及人者尚自淺也  
藏乎中者甚微非力久則未易以著而澤之所及猶淺則亦  
難乎遽孚雲漢之旱宣王之惻怛忠愛一旦而大彰彰焉天  
下以是為文武成康之心也車攻未作復古之業就矣不然  
遇災而懼漢唐人主如此者總總也彼其令下而民玩而此  
則速中興之功未可以言語及也人皆曰雲漢之旱中興之  
福也無雲漢宣王之仁不加損有雲漢宣王之仁亦不加益  
而中興之機也是詩也故嘗為之說曰商非興於解網而實  
興於解網周非興於扇暘而實興於扇暘宣王非興於遇災



而實興於遇災聖人之仁不外假以收天下而天下之歸心則嘗有俟也天地之德非止於雨露而物則德天地之雨露父母之恩非止於乳哺而子則恩父母之乳哺也愚固為今日賀而為吾君勉也方今版圖未盡復也

主上踐祚以來江浙之間飢饉荐臻水旱相仍固斯民病也而聖心惻然勤恤民隱下減租之詔遣振飢之使却免錢之請又斯民幸也愚則以為是宣王中興之機也嘗讀孟子至於鄒魯之闕有司死焉而莫之救孟子以為是凶年不發之報而不可以尤民至梁惠王移粟於民勤矣而孟氏又以為非先王之政夫飢而勿恤穆公固有愧也飢而惠之惠王稱無政何也天下之事安於莫之為者非也迫而為之而不反其本者亦非也是故以梁之政視鄒之政梁若可喜以鄒之治責梁之治梁之及民未矣愚故因鄒之失賀今日之所以



得以梁之所未至勉吾君大之

章子林子名說

古人之名惟所遇焉斯取之矣非擇也商而上迭以甲乙命蓋雜紊而無章至於周諱行而名始尊然曰顛曰夭非美辭也而取之以名春秋之世猶不厚乎名衛有石惡豈有齊有陳逆楚有屈蕩周有史佚夫數辭者皆人之愧焉而至不美者也而取之以名展禽解狐若是者則有取乎物之賤者以自名下漢晉士方以名相高唐以來士無陋名名美而人才日卑嗟夫專於其內而不張於其外急乎其外而不勵乎其內古今人之異也宜哉吾友章子林子皆恥夫擇名之不詳而請更於予予何吝於名哉而二子之請甚矣其非古人之意也名不若人汲汲乎求治之心不若人姑徐徐而已耳蓋亦及其本乎雖然二子以自治之請予又何可辭之



於是名章子曰用中林子曰毅章子憲而固林子弱而浮以其名之得微中乎心夫二子而由是焉反之斯名也其猶二子之益友乎里名勝毋曾參不入彼里名豈是以挽吾孝哉而君子亟去焉亦合內外之道也然則二子之請於予予不吝於二子雖非古人之意是亦古人之意而已矣

朱甥子臧名說

吾兄有朱甥者每遇予持尺紙拱而問名焉予曰爾何若名之問也人能美名名不能以美人淑爾身雖陋爾名人不汝議也爾身之不淑假而以丘軻自號焉天下莫之予矣是故古之為名姑用是焉別稱道而已矣賢否不問也爾何名之問也雖然童子而知問名可嘉也凡人之善自一念而為也故患莫大於無識學莫強於自與爾知重而名則必知重而身矣噫是念足以為善矣吾故名汝曰子臧而猶未汝字越







止齋先生文集後序

先生春秋後傳諸書

今參知政事樓

公既屬永嘉守施公栻刊真郡齋矣惟

文集舊未成編蓋俗所傳如城南集之

類皆幼竹先生每悔焉故叔遠所詮次

斷自梅潭丁亥以後抑先生意云爾而

哀搜衆錄參別唯久至嘉定戊辰始就

緒又不揆輒陳述先生問學獨出之旨



人所未及知者僭為序文冠諸篇端樓  
公復以屬郡守楊公簡續刊之揚謝不  
能郡博士徐公鳳慨然曰是吾志也吾  
起慕敬于茲久乃與前吏部侍郎蔡公  
幼學更加訂定即廩士羨緡萬亟成  
之於是後學咸得觀先生全文而樓公  
羨意始無憾焉徐公之賜厚矣徐公建  
安人弱冠登進士第以親老不調者十



餘年初官永嘉搢紳逢掖稱賢無異詞  
而又汲汲然懼儒先遺文之汨其傳而  
無以私淑諸人也是真可為人師矣嘉  
定癸酉三月門人承直郎新荆湖北路  
轉運司幹辦公事曹叔遠謹再識于集  
左

嘉定壬申郡文學徐

鳳銜板于永嘉郡齋



山齋文集後序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開化圖書館  
Ka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發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蔡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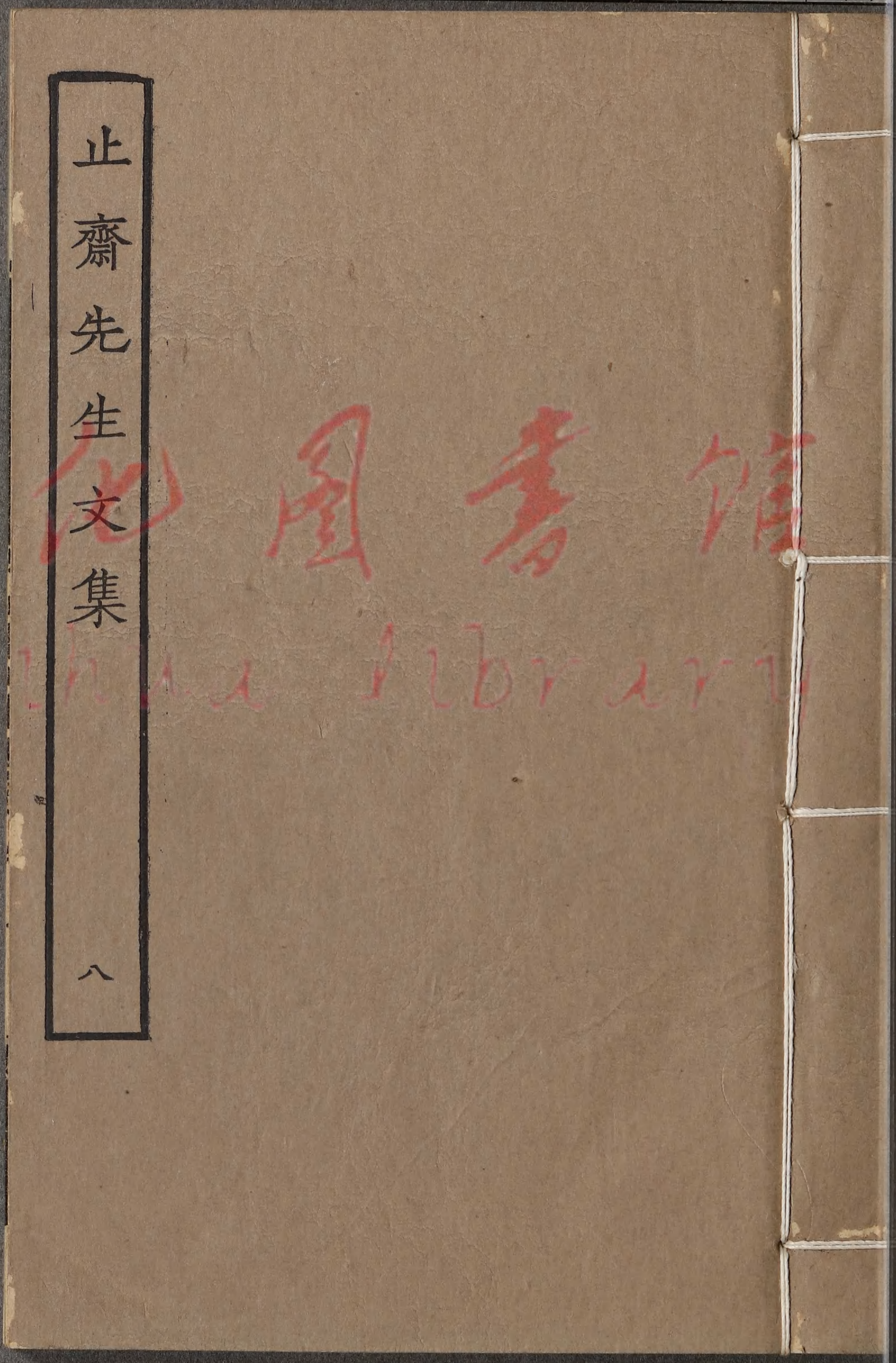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Inches

止齋先生文集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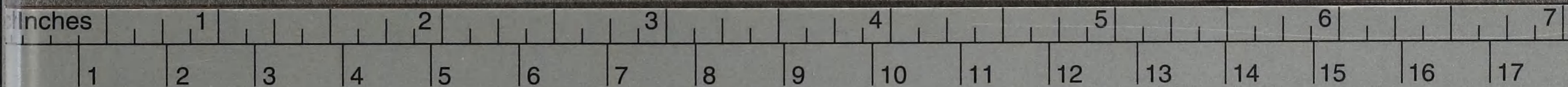
開化圖書館  
Kaituma Library





開化圖書

Kaishwa Library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